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十九

孫永祚字子長號雪屋江南常熟人前明貢生入國朝隱居不出著有雪屋文集

陟瞻亭記　一

馮定遠詩序　一

顧祖禹字景范江蘇無錫人僑居常熟

讀史方輿紀要總序一　三

總序二　四

總序三　五

北直方輿紀要序　六

南直方輿紀要序　七

賀國璘字瑒若號天山江蘇丹陽人諸生

壬子集自序　十

送解東籬南歸序　十

仲允葵忱先生傳　十一

張　賁一名賁孫字祖明號繡虎浙江錢塘人前明貢生有白雲集
策畧五 十三
董文友文集序 十三
獄卒張道傳 十四
唐　靖字開崑浙江武康人有前溪集
秦論 十五
魏公叔痤論 十六
吳越王錢俶論 十七
徐掌文傳 十八
吳伯玉傳 十八
梁孝子傳 十九
節孝女曹六姑傳 二十
許　楚字方成安徽歙縣人諸生有青巖文集
披雲山記 二十二
遊靈山記 二十二

義烈黃公傳　二十三
太學韶石吳君傳　二十三
周拱辰字孟侯浙江桐鄉人貢生
義烈吳重光傳　二十五
桐鄉諸節婦贊　二十五
徐晟字禎起一字曾銘江蘇長洲人
侍郎徐公傳　二十七
霍山教諭龔先生傳　二十七
王鳴雷字震生一字東村廣東番禺人諸生有王中秘文集
翁烈婦俞氏傳　二十九
僮者張三愛傳　二十九
潘爾夔字友龍吳江北麻人明諸生寓居烏程南潯鎮著有涉江草及潯溪文獻
潯溪文獻序　三十一

陟瞻亭記

孫永祚

辛丑七月之七日。儀部蔣公南陔。擕觴虞山之椒。新構陟瞻亭成。酹之。亭在乾元宮旁。長興李侯祠之前。偏蔣之始祖避難渡江。紅巾賊奄至。匿侯祠下。陰翼蔽之而脫。今世爲蔣氏香火云。其始末之詳。南陔自有記。而屬予記斯亭。因與登亭而望。東北則江初入海。黃流拍天。一綫若衣帶。隔江五狼列峙。如海上三神山。隱見滅沒於煙濤之外。南則姑蘇諸鄧尉靈巖陽山。爲砥爲銳爲髻鬟爲箭鏃。舒青紫翠。百里而遙。若在几席。西北則山脈從江陰蜿蜒而來。昂首城內。雉堞繚之。而亭適當其右。出萬木之末。下瞰昆尚兩湖。沐日浴月。如夾明鏡。層際達觀亭。矗起與城東兩浮圖參對。鈴聲互應。瑞氣相接。形家所謂禹生角也。縣之譙樓學之宮殿寺宇之參差萬家之屋瓦鱗比。顯顯不遺毫髮。南陔時舒眺於此。弋清風。餞落月。日出而海霧開。雨晦而山雲翕。光景萬變。頃刻異狀。從麓循磴。不越數級。而勝態之可挹攬如此。嘗試與策杖行遊。弔仲雍之高風。悲齊女之思慕。下則言吳公藏衣冠之兆域焉。西顧道宮仙觀。前後環列。而廢興有時。僅存遺構。因慨然而念虞山之所以名。吳公之所以謚。獨是讓德學道之幽光。雖指點於荒煙蔓草之中。而名與天地俱不朽。固知在此

不在彼也。雖然。儀部公一登陟。而不忘先人之思。今息影山阿。無詩人屺岵之役。而封公暨太夫人墓木已拱。猶然高岡白雲。時時在目。且念祖德而拓神祠。將馮依神烈。永寄孝思者。於是焉在。其與牛山之涕。峴首之哀。戀生前之長在。冀死後之有知者。不亦異哉。此孝子明發之志。又不獨留連光景之詞而已也。是爲記。

馮定遠詩序

余少與里中馮已蒼遊。得侍其尊人嗣宗先生。通經博古。後學奉爲祭酒。而次君定遠。季君彥淵。皆世其家學。英英秀出。兄弟競爽。既而彥淵以抗節死於兵。已蒼以義激死於獄。高才無命。令人有呼憤欲絕之思。而定遠獨孤行一意。巋然靈光。其爲人落落寞寞。衣潄履決。不事邊幅。而芸窗雪案。丹鉛夾註。勘讐必精。與人語剌剌不休。似無端緒。而心計強敏。援證今古。穿穴鉤貫。無出其右。意有所觸。善哭如唐衢。而於聲律會心。則又長歌細吟以爲樂。尤喜後生才穎稱詩者。旁蒐曲引。示以諸家所長。經其指授。皆有巧法。定遠年少於余。而後先同學於師門。稱丱交。每與同里錢履之啟汝若何士龍君家已蒼輩。更唱迭和。講求聲病。而定遠之詩律最細。見推儕偶。追數昔遊。五十餘年如一日也。而余與君皆六十外。老矣。錢宗伯公既逝。謂知君無如余者。以序言相屬。而余又安能已乎。今之言詩者。人知祖述少陵矣。每見宋人祧少

陵而宗義山。私心竊怪之為僻。及觀定遠之言曰。詩與風人之義近。而雅頌後之雅頌鋪陳揚厲近於賦。而風人之旨。則緣情而作。比興為多。如春之始波。綃縠參差。不必嘈吰鞺鞳也。如木之始葩。蘤萼向榮。不必繽紛狼藉也。蓋天地精英之氣。山川綿秀之精。與文人學士之心相吞吐。而後片言隻句。皆足千古而命一世。如比物連類。羅餖飣而錮性靈。非詩家所貴也。人以為少陵沈鬱頓挫。義山瓌麗綺妍。而不知義山之深詞讔語。其旨更紆曲於少陵。此真風人之極致也。斯言出。足箴俗學之膏肓矣。故其為詩。艷句生香。名言綴秀。命意曲而取致婉。涵旨遠而吐藻芳。予嘗私取其作。藏篋笥以相吟諷。風流緼藉。雋永有加。躋義山於少陵。非無以耳。篇章時時散軼。蒐而輯之。得五百餘首。昔人所云。不多作。不苟作。汰蕪登英。信可傳也。蓋其淵源於家學。切嗟於師友。而尤杼柚於性情。其國風小雅之倫與。梓成。余為敘簡而述其意如此。庶亦以附於不朽。

國學扶輪社印

讀史方輿紀要總序一

顧祖禹

昔在神禹克平洪水之災作為禹貢孔子刪書列於六經其並傳者又有山海經其詞迂誕太史公曰言山川者斷自禹貢允矣自禹以神聖平成天下傳之子孫其支庶列為侯伯其在商頌曰韋顧既伐說詩者曰顧亦桀黨也嗚呼桀之暴虐天下皆知弃之顧為同姓國蔦蘿相庇宗社無隕義也湯欲傾夏則不得不先翦顧顧亡而夏隨之矣然則顧非黨於桀也後有棄其宗祀獻符瑞於仇讐之庭者是則顧之罪人也已自湯伐顧而顧遂微於商周之世及漢興始得姓於江淮之南蓋少康封少子於會稽以奉禹祀至春秋時越于允常而始大其子句踐遂以其國霸滅吳而有其地通盟於上國又數傳為楚所滅子孫竄處於江南各保城邑自為君長而海陽侯以滅秦誅項功分符漢室五傳侯絕侯之子孫皆以顧為姓保氏族於江南及吳丞相雍以功名顯累傳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載在史冊至黄門侍郎野王則以著述顯於梁陳之際所著書數百卷而輿地志尤見重於世至今學者猶宗師而俎豆之由隋唐以迄兩宋子孫代有名人而徵君原九於宋端平元年由臨安辟地梁谿耕讀於宛溪之上子孫奉遺命歷元世皆隱居不仕明成化中徵仕郎允敏始官於朝曾孫光祿丞大棟當嘉靖中好談邊徼利病躍馬遊塞上與大司馬靈寶許公論邊

譔次九邊圖說。梓行於世。予奉訓大夫文耀。萬厤中以光祿大官正奉使九邊。還對條奏甚悉。天子稱善。文耀生郡諸生龍章。早卒。龍章生柔謙。九歲而孤。好讀書。補邑弟子員。深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成書。年及強仕。而遘魚羊之變。遂遁入山。焚筆瘞硯。挈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久之益窮困憤懣無聊。得奇疾將卒。呼小子命之曰。吾家自兩漢以來。稱爲吳中文獻。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時不幸。無可表見於世。亦惟有掇拾遺言。網羅舊典。發舒志意。昭示來茲耳。嘗怪明一統志。先達推爲善本。然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於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矣。以一代之全力。聚諸名臣爲之討論。而所存僅僅若此。何怪今之學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河天險。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籬之限門庭之阻哉。先光祿在世廟時。徬徨京邑。岌岌乎有肩背之慮。圖論九邊以風示謀國者。先奉訓當神廟中。四方無虞。以備邊漸弛。伏戎可慮。先事而發。卒中忌諱。仕不獲振。先文學請纓有志。攬轡無年。及余之身。而四海陸沈。九州騰沸。僅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耳。嗟乎。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歎。予死汝其志之。小子匍伏嗚咽而對曰。小子雖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卒一年而祖禹以

疾廢。又三年疾愈。不揣愚陋。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考春秋歷代之史。旁及稗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續成一書。要之後世俾覽者有所考鏡。而貪賤憂戚雜亂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探禹穴窮天下之形勢。次之不能訪求故老。參稽博識。因以盡知天下險易阨塞之處。下之不能備圖志列史乘不出戶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詳。惟是守殘抱闕。寤歎窮廬。吮筆含毫。消磨歲月。庶幾無負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語於著作之林。余小子夫何敢。

總序二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陳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辯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涉江河。登恒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遊。博覽廣詢。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

子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辟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郤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扼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守劍閣而城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瀾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崍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而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為百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為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

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畧比往古為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

總序三

或曰審如子言鄉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敵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為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利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於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為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隘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於平陽武侯之明尚遲回於子午乃謂求地利於臨時而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

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僅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於攻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死生變於掌上。固地利之所在而為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於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寡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於僕夫云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蒞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為天子綜理民務。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慝。與夫畊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任折衝。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

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為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子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旁搜紀載視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為一十八部。分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北直方輿紀要序

據上游之勢以臨馭六合者。非今日之北直乎。說者曰。昔黃帝邑於涿鹿之阿。幽陵自昔建都地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然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昔舜都幽州。周列燕國。漢唐以來大都可知也。石晉以燕雲入契丹。耶律德光於晉之天福三年。始號為南京。耶律隆緒又於宋之祥符五年。改為燕京。及女真得其地。廢主亮以宋之紹興二十三年。定都於燕。謂燕為列國之名。改為中都。蒙古鐵木真於宋之嘉定八年。克燕。謂之燕京路。忽必烈以至元元年復號為中都。四年。更置城郭而徙都焉。九年。改稱為大都路。然則女真因遼。蒙古因金。燕都者。遼金元之故都也。明太宗而復都於燕也何居。曰太宗初就封於燕。當是時。蒙古之餘孽猶熾。習見燕都之宮闕朝市。不無窺伺之情。太宗靖難之勳既集。切切焉為北顧之慮。建行都於燕。因而整戈秣馬。四征弗庭。亦勢所不得已也。變興巡幸。勞費實繁。易世而後。不復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說者曰。天下有偏重之處。幽燕去河洛為遠。而去關中為尤遠。唐都關

中。以范陽盧龍斗絕東陲。為契丹奚室韋靺鞨所環伺。於是屯戍重兵。增置節鎮。祿山乘之。遂成天寶之禍。終唐之世。河北常為厲階。其後契丹得幽燕。因以縱暴於石晉。女真得幽燕。因以肆毒於靖康。勢莫如建為京師。俾禁旅雲屯。才勇輻輳。以潛消天下之禍本。况苦寒沙磧之地。莫甚於燕。而天子且以身先之。夫誰敢就安樂而避艱難者。曰是未可以概論也。周都豐鎬。封召公於燕。不聞周室之亂自燕始也。漢都長安。高帝五年。封盧綰於燕。十一年。綰畔降匈奴。其時之畔者不獨綰。且有燕而亦不能守也。後或為燕國。或為廣陽郡。終漢之世。不聞燕之起而為厲。東漢初。祭肜著折衝之畧。則戎夷懷畏。迨於末季。劉虞收幽州。猶能撫循其民。歌思遍於境內。雖篡竊紛紜之際。稱雄者或不乏。然革易之初。為亂且遍天下。咎又不獨在燕矣。夫漁陽之禍。亦唐自召之耳。使委任得人。而制馭有方。安在祿山之能為變哉。史思明李懷仙朱滔劉怦之徒。相繼而拒命也。朱克融之徒。復以盧龍叛也。論者不察其本。遂比盧龍若異域。謬矣。夫王者長駕遠馭。不難威行萬里。幽燕禹跡內地耳。乃謂鞭箠所不能及乎。且吾聞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勇夫重閉。君子所貴。以萬乘之尊。而自臨於危險之地。未為長策也。有定天下之勞者。享天下之逸。亦不必寒苦沙漠之地。而後可以建都也。曰然則幽燕不可以建都乎。曰奚為不可。人亦有言。建都之地。關中為

上。洛陽次之。燕都又次之。洛陽吾無論矣。漢都長安。則置朔方之郡。列障戍於河南。又開河西五郡。以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唐人築三受降城。則守在河北。又置安西北庭都護。則西域盡為臣屬。故關中可以無患。及至德以後。河隴之地盡沒於吐蕃。而涇陽渭北。戎馬且充斥焉。然則朔方不守。河西不固。關中亦未可都也。都燕京而棄大甯。棄開平。委東勝於榛蕪。視遼左如秦越。是自翦其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無患。其可得哉。然則自遼及元。何以必都燕京。曰。遼起於臨潢。南有燕雲。常慮中原之復取之也。故舉國以爭之。置南京於燕。西京於大同。以為久假不歸之計。女真自會甯而西。擅有中夏。仍遼之舊。建為都邑。內顧根本。外臨河濟。亦其所也。蒙古自和林而南。混一區宇。其創起之地。僻在西北。而仍都燕京者。蓋以開平近在漠南。而幽燕與開平形援相屬。居表裏之間。為維繫之勢。由西北而臨東南。燕京其都會矣。明之都燕也。當法漢唐之成算。以開平大甯東勝遼陽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而自削。有日蹙百里之譏。無乃與都燕之初意相刺謬乎。說者曰。以燕京而視中原。居高負險。有建瓴之勢。太宗深鑒於金陵之已事。建都於此。實為萬世計也。曰形勝未可全恃。而燕都之形勝。又不足恃也。太史公曰。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及秦人滅趙。敗燕軍於易水之西。而國隨以亡。臧荼盧綰

國於燕。不旋踵而隕斃。彭寵以漁陽貰禍。公孫瓚以易京覆宗。王浚擁有幽州。幸晉室多故。冀以自雄。而見伐於石勒。段匹磾有幽州而仍不能自立也。杜洛周葛榮韓婁之輩。旋起旋滅。皆不足道。高開道竊有漁陽。身死而地歸於唐。天寶以後。以河北叛亂者凡十七起。其能免於誅夷保其宗祀者。不數見也。迨夫李匡籌夷滅於克用。劉守光覆繫組於存勗。而幽燕卒併於河東矣。契丹倔強者八世。竟敗亡於女真。女真恣睢者百年。終夷滅於蒙古。烏在其爲險固者歟。嗚呼。以燕都僻處一隅。關塞之防。日不暇給。卒旅奔命。輓輸懸遠。脫外滋肩背之憂。內啟門庭之寇。左支右吾。倉皇四顧。下尺一之符徵兵於四方。恐救未至而國先亡也。撤關門之戍以爲內援之師。又恐軍未離而險先失也。甚且藉虎以驅狼。不知虎之且縱其搏噬。以烏喙攻毒。而不知烏喙之即足以殺身也。不亦悲哉。然則當去燕京而都金陵乎。曰金陵可爲創業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局促於東南。而非宅中圖大之業也。然則建都者當何如。曰法成周而紹漢唐。吾知其必在關中矣。

南直方輿紀要序

以東南之形勢。而能與天下相抗衡者。南直而已。春秋時句吳嘗雄長於東南。以兵威破楚臣越敗齊。又掘深溝於商魯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當

是時微越之故吳且霸天下項羽率會稽子弟渡江而西一戰而斬李由再戰而降章邯夫山東豪傑起而亡秦者已半天下乃鉅鹿之圍諸侯救趙者且十餘壁莫敢縱兵及羽渡河戰士無不一當十遂大破秦兵當是時微楚兵秦且復振然則謂亡秦者非江東子弟之力不可也或者曰明太祖以江南而奄有中原爲千古創見之事此實不然從來建事功者得失雖殊成虧或異而其能發憤以有爲則一也楚南公之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故西北與東南恒有互爲屈伸之理項羽劉季並起於東南季成而羽敗要皆力足以亡秦者也桓溫用江淮之甲覆李勢於西川震苻健於壩上走姚襄於洛陽逼慕容於枋頭可云赫然振拔矣而驕蹇自用功以不集劉裕翦除桓元收復荊楚北平廣固西定梁益乃經營河洛規取關中以拓拔之强濱河鎮戍亦斂息而避其鋒使不急成篡事則保據河山未可知也謂非能以東南有爲者乎或者又謂吳楚之人大都剽輕而脆弱然楚漢用之而强晉南渡以後北府之兵常爲天下雄祖逖自京口糾合驍健擊楫渡江威行河朔劉牢之以北府兵擁洛澗斬梁成則苻秦奪氣劉裕以烏合數百人奮起京口直入金陵而僞楚奔亡則兵非不可用也且夫曹操之用兵武侯所謂彷彿孫吳者也舳艫千里南下荊襄目中固已無江東矣赤壁之役狼狽北還而後知江東未可與爭苻堅以百萬之

衆。長驅而南。堅之心以為我之力足以東滅燕。西幷涼。北舉代。晉人殘敝之餘。不足以攖其鋒也。淝水一戰。風聲鶴唳。皆為晉兵。堅雖不亡於晉。而已亡於伐晉之日矣。南北分疆。兩淮皆戰場也。往來角逐。見利則進。擇險而守。勝負之數。略相當矣。朱全忠之徂横不能得志於楊行密。周世宗攻壽州三年而後克之。宋於奔亡之餘。立國江沱。江中之戰。大儀之戰。順昌之戰。柘皋之戰。金人且惴惴焉。所憾者。主昏於上。大奸在旁。視君父如仇讎。中原如脫屣耳。使能内任李綱。外任岳飛。而謂不能直抵燕雲。吾不信也。然則謂東南不足以立國者非也。晉之取吳也。用兵三十萬。而所出之道六。(涂中江西武昌夏口江陵巴蜀是也)隋之取陳也。用兵五十萬。而所取之道八。(六合襄陽永安江陵蘄春廬江廣陵東海是也)宋之取江南也。用兵十萬。而所出之道一。(荊南)蒙古之取宋也。用兵十五萬。而所出之道二。(淮南襄陽)蓋吳與陳皆濱江設險。利在多其途以分其勢。南唐有吳越以撓其東南。而上流之勢復入於宋。一軍自荊南東下。而破竹之形成矣。元人用全力以取襄樊。宋之藩籬既已摧壞。但遣偏師掣淮南之撓。而以重兵沿江直下。宋人已在掌握中矣。此時勢各殊之故也。或者曰。江東之形勢。係於楚蜀。而兩淮猶次之。晉人先取蜀漢。王濬巴東之軍。十四日而抵三山矣。楊素出永安。陳沿江鎮戍盡為所陷。唐初輔公祏之叛也。雖發四道兵擊之。(江州宣州譙亳淮泗也)而先登破敵。奪其險要。率從江州

而入。宋平江南。克其池州。徑向采石。伯顏入漢濟江。引軍而東。新郢以下。遂彌風靡。且六朝都建康。強藩巨鎮。往往自荊襄江郢。擁衆稱兵。爲建康禍。蓋上游時重之勢也。明太祖初定金陵。陳友諒肆其凶狂。爭太平。犯龍江。禍且迫於肘腋。迨殲之於鄱陽。進規武昌。而東南之勢大定。夫然後措置兩淮。興師北伐。誠明於緩急之勢哉。是何也。敵在淮南。而長江之險。吾與敵共。敵在上游。而長江之險。乃制之於敵矣。雖然淮南亦未可輕也。人亦有言。欲固東南者。必爭江漢。欲規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游。國必危。孫氏東不得廣陵。西不得合肥。故終吳之世。不能與魏人相遇於中原。東晉以彭城壽陽爲重鎮。故桓溫劉裕。得以再問中原。繼東晉而起者。其時之盛衰。大約以淮南北之存亡爲斷。楊行密起於江南。兼有江南北數十州。於羣雄中最爲強盛。李氏失淮南而國以弱。未幾而國以亡矣。明初規畫折輔。跨江踰淮。幅員最廣。夫亦保江者不在江南。保淮者不在淮南之意乎。蓋彭城邳泗。北連青齊。西通梁宋。與中原形援相及。呼吸相關。自古及今要會之處也。聖人舉動。一日而周百世之防。一方而通天下之勢。其在此矣。至於江淮之間。五方之所聚也。百貨之所集也。田疇沃衍之利。山川藪澤之富。遠近不能及也。漢吳王濞以鑄山煮海。國用富饒。招致亡命。倡爲七國之禍。太史公曰。夫吳東有海鹽

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江東一都會也。魏晉之際。戍守淮南。用劉馥鄧艾之策。興陂堰。事耕屯。則轉輸不勞。而軍用饒給。吳人於江南廢郡縣之吏。置典農督農之官。則穀粟充溢。雖疆場多事。恆無饑乏之虞。六朝時往往修其故轍。是故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國者。況揚州富庶。常甲天下。自唐及五季。稱為揚一益二。今魚鹽穀粟布帛絲絮之饒。商賈百工技藝之眾。及陂塘隄堰畊屯種植之宜。千古未有改也。用以聚糗糧。厚資儲。則奔走天下。不患無具矣。豈褊淺瘠弱。僅固一隅者。可以同日語哉。或者曰。淮北風氣雜糅。類多頑梗。朱溫以碭山羣盜而擅干唐祚。劉福通之徒。皆以妖術惑眾。騷動天下。今其餘風或未殄也。夫聲教一新。則觀感自易。其然豈其然乎。

壬子集自序

賀國璘

嗚呼。國璘遂四十耶。蓋今日益恨國璘之不孝也。始璘讀四子尚書畢。先君雖授以左國以下諸大家文。語塾師曰。是子可教。毋令早縛制舉業。年十二。為甲申歲。從先君避地西村。出所藏溫公通鑑。文公綱目。令參觀之。暨他史書羅列焉。聽璘自閱。時方喪亂。家君躬課耕。暇則呼璘講說。或及農田水利兵陣算數諸書。又先君精六壬學。期數年後盡以教璘。并求名師講易。兼通奇門太乙律厤象緯家言。然先君教諸兄又不如是。是其意不在小。宜願璘習訓詁。工詞章。碌碌從博士弟子後。博當世不可必得之科名。苟且以榮其親。飽妻子哉。璘習業兩年許。亦頗諳秦漢以後諸大家。於他學術雖不通曉。頗有志焉。嗚呼。假使此志不移。以至於今三十年。覃精竭思。何遽不古人若耶。年十四。忽隨諸兄出就童子試。五年六試學使者。年十九為諸生。發憤工制舉業。三躡省門。無所遇。益自工苦。誓不遇不止。童時所習諸史古文。輟不復讀。即偶及之。亦不暇久讀也。大夫先君意。然滄桑以來。家計中落。外侮迭至。先君亦默然聽璘所為。弗復問。行自念年二十餘。力強氣盛。尚可有為。倘得一第。稍稍為尊人榮。仕而兼學。何不可者。嗚呼。璘年二十有七。詎知先君遽棄藐孤去耶。斬然衰絰之中。始自悔恨名未得而學已失。莫在人不可必得之遇。喪在我可以有為之功。惘

惘十餘年。亦復何益。不孝孤所以椎心泣血而不欲自存者也。未幾以他人通籍身罹禁錮。年未三十不得為諸生。家固貧。教授生徒謀食。又不得棄去所為制舉業者顧乃志趨日下。浪從諸少年論帖括事。益為無益之舉。近乃痛自刻責。謝絕之。然已晚矣。其於古人書為童時習見者。尚能記憶。否則隨讀隨忘。志大才短。矻矻為之。咄嗟自失。向使童子時。早從先君訓。不為世俗浮名所動。從事聖賢之學。所學成矣。即先君見背之初。就其稍知悔恨。便復奮自鼓勵。十年讀書。亦何至頹廢若此。今縱不能兼通絕學。旁及技能。奮其身為一代卓絕之人。又將自絕乎聖賢。見棄乎古今。立言者如儒林文學之徒。更溷廁人世。無以異於庸眾人。而死。死而有知。何以見先君哉。因思人生中壽當作六十計。今四十矣。譬如已死二十五年而復生。漸從文章以徐進乎理道。尚可餘廿年力也。從此以往。歲必有集。集而序之。以稽勤惰驗得失焉自茲歲始。

送解東籬南歸序

同客大梁二年。解子東籬先予去。先後遊梁者十餘輩。獨東籬屬故人。每當翦燭聯牀。征輿郵舍。相與感舊懷新。語刺刺不能止。故兩年來賴東籬在頓忘行役愁苦。此豈可須臾離者乎。當其別時。黯然魂消矣。顧太公春秋高。里中來者傳言抱微痾。東

籬自春徂夏。畧不肉食。中夜數起。日中忽忽不聊生。近奉手書道無恙。始進一餐。其先子去者。徒以尊大人故也。家既貧。妻子饑寒可慮。而獨慮兄弟之尤貧。思有以贍之。為家書。必言設有急需。當稱貸。待我。毋累昆季。予緣交深。時得寓目云。其純孝篤愛如此。噫。今人疊疊須說義理。若將置身古人中。或變色於微末之間。至於改常易性者。何可勝道。以視夫天真流露。內外若符。誠偽相去。不已遠耶。然東籬不能容人過。又每代人受過。而恐人之不信其無過。格格齒頰間。欲吐而强吞之。故常多病而善怒。予曰。君何為者。君將必人心之盡同乎。人心不同。君將盡見之聞之乎。所見者有限矣。所聞者有限矣。無𠕇盡置之不見不聞而忘之乎。天下事苟自處有餘。何必形人所不足。天地甚大。無不可寬然處之。君而反此。養生善物之道。皆非所宜。慎毋然。東籬領予言而未能改也。凡予此言。不語他人而語東籬者。古人之別。必有贈言。不以頌而以規。交道宜然。惟予與東籬為故人。故以規進。

仲兄葵忱先生傳

賀向峻字葵忱。丹陽人。由諸生銄罰時稱賀秀才云。先府君仲子。少時出繼仲父光祿丹崖府君後世居邑之東鄉曰蔣墅。十歲工文章。初試補博士弟子員。自曾王父起家甲科。蟬聯數世。秀才藉祖父餘業。家故饒。激烈負奇節。急人患難。不事生產。亦

喜樗蒲六博諸戲。一日盡數百緡。又好客。客常滿。以故家稍稍落。然卒未嘗厭賤。知名於時。一再試弗售。鬱鬱不自得。日罵署富貴人。指切時事以為快樂。明季甲申時。留都新建。馬士英阮大鋮用事。方營苞苴爭樹黨。以快恩仇為得志。　大清兵日南下。強鎮異心。秀才知事不可為。慷慨自矢曰。吾名向宇。葵葵取向日。先人命之矣。雖諸生。義必死社稷。時家益貧。然猶破產結死士。酒酣。歌詩拔劍舞。曼聲長歌。座客皆泣下。無何。金陵失守。披髮狂走數日。與汪生中子率其黨數十人去。中子者名參。新安人。為丹陽諸生。故金沙某翰林門下士。從在京師。會李賊入都。生趣和藥進曰。某所以久居危城者。因先生未得死所也。先生負盛名。義當死。幸早自裁。某從此集兵江淮間。事成。湛賊血奠先生。不成。刎頸相從地下耳。某曰唯唯。生幸教我。然度其無意引決。乃唾曰。而小人也。吾從而遊。誤矣。易服變姓名。從亡者遁。南歸與秀才道故舊極歡。至是卒與俱去之大坯山。旬日。聚眾至千人。有故宗室某起兵湖中。奉號令。引兵拔金壇。會湖中兵敗。夜失宗室所在。首事者齟齬不知大計。眾又新附。稍稍逸去。秀才仗節巡軍中。呵禁不能止。急檄汪生謀。客曰。遁矣。秀才曰。中子非負余者。或勸秀才行。曰。共舉事。背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尋被執。見戎服坐堂上者。曰。豎儒告我首事名。幸得活。秀才曰。兵敗一死耳。無多言。有衣冠隅坐者熟視曰。小生願舉大事

耶。則秀才素所熟識者也。秀才笑曰。咄。若非故明時吏部乎。我死若乃生。則大詬罵不止。其人默然。慚。徐視卒手格示意曰去。遂遇害。越數日。兵出丹陽。勇士百餘人截戰竟日夜。有白衣冠持槊格鬬。被重創死。識之者曰。嗚呼。此汪生中子也。秀才死時年十九。一子理昭甫週歲。今年二十餘。事母孝。工詩好古文辭。不樂仕進。秀才兄弟六人。其第五弟則余國璘也。

國璘曰。理昭夜讀書。輒掩卷哭。沮之不已。則相對泣。助其悲哀。方兵興時。余從先人避西村。兄夜至。與諸昆耳語。久之。已慷慨泣下。余時雖十餘齡。意頗淒咽。黎明決去拔簪簪余。簪至今在也。嗚呼。兄死二十餘年矣。無葬地以封其墓。無國史以載其事。無田廬以贍其妻孥。孤嫠啾啾。其人斯在。痛哉。然與殺吾兄所謂故明時吏部者。後為事伏誅。妻子徙邊。禍尤烈。太史公曰。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嗚呼信夫。

策畧五　張貴

兵甲者。帝王所以藏神武而威天下之具也。故常百年而不用。用則鳥驚獸伏。天下震駭。雖山川百神。莫不奔命恐後。以聽人主生殺之令。故兵一試而海內咸服。天下血氣之屬。莫不延頸張喙而不敢發聲。帝王非黷武也。拯天下之困苦而除其害。誠有所大不得已也。是以六月而興師。三年而弗息。士轉戰於外。室家轉輸於內。死喪載道。而不敢有愁苦怨歎之聲。罪人逆命。亡所逃死。則銜璧肉袒。伏斧鑕以叩軍門。夫是之謂帝王之兵。今之兵亦屢用矣。屢用而罪人弗服。則損威而失重。豈惟弗服。彼賊乃敢與天子之執事稱兵。賊屢勝而官兵屢敗。此其故非小也。臣逆君而子拒父。敢於露刃相向而亡忌。臣甚恐其漸也。執事弗察。習以為故常而不覺。是則大可憂也。夫用兵之失策。無過於今日者也。一失而為會勦之兵。再失而為尾賊追討之兵。秦晉豫楚被賊之境。各出師以擊賊。無所專責。我嘗勞而賊嘗逸。在我有徵發期會之煩。而賊有飄忽衝突之利。合數省之兵。築長圍以困賊。不勝其勞。賊軼出而乘我不虞。攻陷郡邑。無怪乎師久而無功也。豎儒誤國。則曰以蜀為壑。驅之萬山之中。前阻夔門。後距荊楚。四方之師雲集。勢如圜盤。滴水不漏。虎在檻中。潰圍而噬人。隕我名藩。戕我王者。此亦喜事而急功名之明驗也。在事督撫諸臣。親見前車之覆。宜

上請天子保境息兵。訓練精兵堅甲。以遏方張之寇。而又招募壯勇。激發民間忠義之心。收攬豪傑以孤其黨。斂城寨以防侵掠。堅守要害名都以固根本。則敗衂之元氣可徐復。而潰決不至於已甚也。乃廟堂之議。必曰用兵。盡中原之兵力。而欲與賊決一死戰。夫與人角力而爭勝負於一旦者。此匹夫之雄也。今賊雖強。不過曰賊也。合天下輿圖所在。其為賊所潰潰者。不過十分之三也。譬如博者。兩家相持。尚無大負也。奮其憤憤不平之氣。出十分之七與十分之三爭一博。未見其萬全也。萬一博而再蹶。其何以袖手而退哉。是可為寒心也。即如博者之爭道。亦聽當場之自斷也。而旁觀者又雜出而議之。不顧臨局之是非。奪其手而強之使博。其必不能以取勝。亦明矣。今國家以用兵討賊之任。委之督撫。而給事御史。方奮臂於廟堂之上。嘵嘵然伺其瑕而攻其釁。是亦奪其手而強之博也。夫自古用兵。固難遙度。顧臨陣之方畧何如耳。試使孫臏吳起為將。而給事御史。操其柄而代之謀。未見其成功也。陛下既以用兵屬之庸人。而又使衆庸人參之。俾一庸人憂讒畏譏而莫敢專決。幾何不以封疆予敵哉。臣願國家之養威。而蓄銳持重以待賊。毋徒躁急以覬萬一之功也。

董文友文集序

余聞馬遷為文。杜甫為詩。率以名山大川恣其眺覽。故胸懷曠遠。發為文詞。卓越千

古。非偶然也。十年以來。余性耽游。又喜憑弔。溯江渡河。過信陵。輒酒澆無忌公子墳。涉燕趙。經深井里舊居。及高漸離擊筑處。數日夜不去。時或日暮。藉草臥。臥已而哭。哭已而詩。道旁人笑之。以故余詩所及。類皆齊魯秦晉宋衛燕趙中山之屬。幾半天下。聽友人言荆楚之勝。洞庭彭蠡之險。未嘗不心神飛越。輒思東南游。今年冬過毘陵。董子文友從楚還。出楚游詩詞古文一編。讀之竟夜不能寐。董子年最少。才藻橫發。諸體無所不備。正如王勃賦滕王閣成。一夕而名噪海內。則甚矣楚游之壯也。余詩未出。今此集獨單行。馬遷杜甫之後。意在斯乎。余所至匿姓名。所交多賣漿屠狗者。雖足跡屨穿而名不傳。文友非文人不交。所至輒傾倒。能以隻字爭傳江漢間。此又南北游道之異也。嗟乎。元魏風謠。詞旨剛殺。比之秦風。江左風華。率多子夜前溪春江玉樹。昔人以為南風不競之驗。以視文友據樓長嘯。何其壯也。風氣將還。山川激越。余同老傖父甘拜下風矣。

獄卒張道傳

刑部司獄有獄卒。至賤役也。不敢與皁隸伍。市井負販皆恥之。獨能奴使巡更擔水之夫。輒加訶督焉。巡更擔水之夫貧不能給衣食。日夜抱鈴柝擔水漿。供給獄中以自活。於是所以奉事獄卒惟謹。余歷十有二年。再罹犴狴。有獄卒張道者。如舊相識。

而意氣揚揚。顧盼有驕色。問其故。則向年擔水夫也。辛若供役。歷十有餘年。積錢至五十餘貫。得爲獄卒。夫而今乃得快意肆志焉。於是轉相訶叱。巡更擔水之夫。乃益甚。視天下王公貴人爵位之尊。更無以加於獄卒者。蓋其積辛苦勞勩歷十有餘年。登於斯位。有志者事竟成也。嗚呼。昔江陵相柄政滿一品考十有二年。衣緋橫玉。充大婚納采使。趾高氣揚。犂朝惡之。其以是哉。微獨此也。齊桓公霸東海。衣裳之會三。兵車之會六。至於葵邱。乃有驕色。於是不復能再合諸侯矣。古今以來。王侯將相功名垂於鼎鍾者。常致歎於盛業之不克終。蓋有由也。虛則益。滿則覆。豈虛語哉。雖然。彼獄卒者志已足也。有驕色。無競心。視夫昏夜孜孜營進不休者。大有間也。是高於時賢一等矣。爲之傳。

秦論

唐靖

桀亡夏。紂亡商。幽厲之惡等桀紂。而周不遂亡者。何也。無湯武爲之代也。然而周之亡也。斷於幽。東遷於洛。而岐豐八百里之地。悉捐予秦。春秋之天下屬於桓文。而周顧聽命焉。此與夏之杞殷之宋何異。區區至於赧而文武不祀矣。夫古未有並建兩京者。自周始也。固不爲其後之子孫之東計也。何使秦躡湯武之故。封赧而存之。其得封而返於周也。如其未亡也。其亡而入於秦也。亡其東周之三十六城而非天下也。故吾以爲周之亡也。不在赧而在平。秦之亡也。不在胡亥而在始皇。何也。人知平之失西周而不知其失天下也。人知秦之得天下而不知秦之亡其國也。秦之先非有積累之業。崛起戎狄之中。南面而爲諸侯。固異數矣。彼其守崤函擁雍州以世子孫。而天下其孰能亡之。及天下見并。而秦亦遂以滅矣。秦之國。天下不能亡。而秦滅天下。反亡其國者。何也。滅六國也。六國之滅於秦也。勢也。秦之滅六國而亡其國也。亦勢也。六國非秦不能滅。秦非滅六國。天下必不能亡秦。今有虎六於此。千人莫能支也。遇一熊而殲矣。一熊而遇千人。則熊又碎矣。何千人之力怯於虎而勇於熊哉。六虎之不殲。而可以碎殲虎之熊。勢專而志一也。六國之君可哀矣。秦遣一說士入其國。一戰將臨其疆。慄慄焉救死於頸之不暇。而敢有亡秦之心乎哉。雖有忠義

之士無尺寸之籍憤然而起欲以亡秦而其君固已斷其首而獻之秦矣天下之民之苦六國也無以異於苦秦也使六國能滅秦天下之苦吾恐其未艾也秦亡六國而天下之苦乃集於秦矣民不能亡六國而秦亡之六國不能亡秦而天下亡之一夫大呼天下響應智者謀勇者奮各出其力內之非有兵權之制進之已無堅城之守而退之亦無失地之憂鼓行而前濟則王也不濟則死且秦之所以刼天下者死也而天下固以其死死秦而秦之詐謀所以遣說士而惑其主捐多金以間其將者固已智盡機索而無所施之崛起之徒獨可恃者力耳然始也以全秦制一國而五國不敢動也今也以一秦制天下而莫知其所制也而力已無救矣而秦亡矣賈子曰仁義不施而攻守勢異吾以為秦必不能施仁義也然施仁義亦亡譬之鳥喙也其毒已潰其腹心而裂其四支而尚欲以參苓活之乎周之王也基於亶父勤於公季而文王又享國五十年蓋三世而仁於人者如此其久也天下之歸文也三分有二而會武於孟津者八百仁於天下如此其廣也然而殷民猶未靖淮徐猶並興義士猶或非之而親兄弟如管蔡者猝起於肘腋而天下幾失而僅存嗚呼蓋人心之難服如此秦自商鞅以來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矣燕齊楚又不知其幾也既無重世之德於天下而有六世之怨焉此時而欲以區區之仁義欺之天下之心其遂肯

國學扶輪社印

釋然而無所憾乎。縱使天下之勞民。冀須臾得安其性命。而其閭草澤之豪。張良項籍劉季之徒。爲愚賤倡者。秦能悉知之而悉舉之。而使之爲我德耶。夫周以數聖人累世之大德。易天下之至暴。而猶不能服一邑之心。秦以數凶人累世之大惡。殺天下千百萬無罪之人。而遂欲以安天下之心。吾知其必不能也。崑岡之火。匪直與薪雖決水於河。其可撲滅乎。夫使其行仁義。吾猶以爲毋救於亡也。而況乎必不能也秦滅先王之法盡矣。姑毋論其井田封建必不復今。即使之崇詩書。均阡陌。輕什一。去參夷。省禁防。賤戰功。立師儒。而秦又不能何也。秦以詐取天下。而日夜恐天下之詐之也。故其法日益酷。而禍日益深。或曰。胡亥不立。秦其遂亡乎。夫亥之立二年耳其所以速於亡之具。與起而亡秦之人。自政而已然也。阿房築怨。長城築愁。亥成其志耳。且夫開闢以來。天地之所未有。秦政之所欲爲者。何不爲也。顧無如死何耳。然而天下之欲肉之也。荊軻以匕首。高漸離以筑。張良以鐵椎。陳涉有富貴之志。項籍有取之之心。高祖有丈夫之歎。天下之人。曷嘗須臾忘政哉。政之全首領於三十六年。天也。使政不死。則望夷之禍不在亥。而軹道之降不在嬰矣。吾故曰。秦之亡也不在胡亥而在始皇也。嗚呼。秦以百年之力滅天下。而其亡也以一朝。三代以來。未有若斯之促者也。而孰知夫其所以滅天下者。乃所以自滅其國乎。方其亡也。外焉

無一城爲之守。內無一將爲之死。威振天下而不得一臣一子。誠可哀矣。而天之所以滅之者。使其子若孫盡滅於胡亥之二年。而後項籍舉而殲之。然猶未足以償千百萬人之死也。而後之儒者。乃欲以區區之仁義責其不能守。亦過矣。

魏公叔痤論

魏公叔痤病。惠王問之曰。公叔即不諱。如後事何。痤曰。痤之庶子鞅。年雖少。有奇材。願王舉國而聽之。惠王不應。痤又曰。王即不用鞅。可殺之。毋令出境。已而鞅入見痤。語之故。且告之行。鞅曰。王既不能聽公之言用臣。又安能用公之言殺臣乎。嗚呼。此魏之所以亡。而痤之罪爲可誅也。既欲其君舉國從之。又勸其君殺之。已復悉其人亡之。何悖亂若此哉。古大臣之於國也。賢者及身而用之。國有得人之慶。而君無與也。趙文子舉於管庫之士七十餘家。而衛公孫枝與其臣僎同升諸公。君子嘉之。痤執政於魏久矣。而鞅之才痤所知也。宜與之共聞政事。不然。以時言之於王。使立功以爲信可也。及其身死而後言。鞅非有信於王也。而欲其舉國而聽之身死之後。豈可得乎。且痤亦知惠王爲何如人哉。夫陰鷙之才。自我用之。自我殺之。而斷然不動者。英雄堅忍之所爲。非庸主之所能行也。痤既不能用之於未死之日。而欲以素不相信之人。責庸主以英雄之舉。是痤非徒不能用鞅也。且先不能知王。不知王之

不能用與立嗣而不言。是竊位也。知王之不能用與及死而言之。是賣王也。既已知其不能用矣。將以殺之言爲可劫王於必用耶。抑誠盡忠於國而故不惜其才以毋貽魏患耶。是欺友也。有三罪焉。弗可逭也。雖然。是皆未足以責痤。令王弗信而自棄其才耳。設令公叔之言行。魏以富强。而公叔獲令名於後。不且與古大臣爭烈乎。夫與其君言之。而與其臣洩之。巧以樹怨於君。而以爲己德。陽博爲國之忠。陰示不賣友之義。度其心亦曰吾即死耳。而痤死而魏亦遂以亡。何也。夫小人酷烈之資。未有不先忍於其君父者。然譬之機焉。不伏則不發也。語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嗾之則其毒愈深。痤之教鞅。所爲嗾狗而噬之。伏機而發之也。以鞅之才。不能用魏。亦能滅魏。鞅不爲魏用。必出亡。出亡而徙安邑。虜公子卭。魏日以弱。卒先天下亡。使秦東向而制諸侯。則皆鞅之謀也。然則亡魏者非鞅也。乃公叔痤也。

吳越王錢俶論

上古之有天下也以名。後世之有天下也以實。天子者名也。實者有天下者也。唐虞三代有天下之心也。漢唐宋有天下之地者也。古者諸侯世守其土。自其祖宗而子孫。千有餘年。尺土子民。天子不敢爭焉。所爭者天子之名而已。名之所爭。又視天下之羣有實者奉之而後出於一。孔子曰。天無二日。天下方奉我以名。而我敢利其有乎。

郡縣之變於秦也。非秦變之也。夏萬國。周三千焉。逮離為十二。判為七國。以一於秦。勢漸然也。自是厥後。受命而興者必實出於一。而後天下不敢有其名。是以尺土子民。有不隸版圖者。皆得以逆命誅之。而一時僭割分雄之國。固不得以三代侯服世守之義為斷。秦楚之際。六國復起矣。高祖滅之。新莽之亡。公孫述王郎盧芳劉永自帝矣。光武討之。南北六朝之極。與唐之勍者。李密王世充竇建德其最。而蕭銑亦世有江陵。太宗平之。五季之裂。南至江淮極於閩粵。西至巴蜀。北至燕晉。皆自唐之叛孽以種易數世。宋祖克之。凡若此者。初非積功勞為伐閱與分三列五。命之天子。傳之祖宗者。殊科矣。若吳芮之率百越。竇融之保河西。為漢佐命。錢俶之歸吳越。祚及子孫。逆順之理。存亡之機。豈不槩然哉。或者乃援君死社稷之義以責俶。夫所貴死社稷者。謂凡為五等之君。以弱小而滅於強大。夫我固與彼等夷矣。今而辱於俘囚。為之臣僕。故甯死而弗去也。是以春秋於寓公則非之。若以天子討有罪。雖降必戮。而況死守以重之逆乎。且所謂天子者。猶曰為天之子而有天以下云爾。然古者封建之天下。天子與諸侯共者也。苟非大惡極暴無故而加之兵。則圜視而起矣。後世郡縣之天下。天子所獨有者也。尺土子民。其孰敢違焉。而一時僭割分雄之輩。因天之未有子而竊以自私。及天命以子。而假而不反。是逆天也。天可逆乎。逆者亡而順者

存。天之弗知。而責以人之弗守。則是公孫述之不為降天子。乃聖賢之徒。而孟津之八百侯。顧皆黨亂耶。噫。是亦不達於古今之變者也。宋祖遣俶而遺以黃袱也。人以為帝王之度哉。夫將示其幾而奪之魄也。江南已夷。宋獨愛於吳越乎。周世宗之於江南也。服而舍之。猶嚴續之忠。申之以守禦。宋殺林仁肇以間。又惡己之負也。責其入朝以興師。彼度量之相去遠矣。人亦有言。蚤在其顛。身為大梁布衣矣。俶不納宋必自取。與其需時以速禍。孰與先幾而不失富貴之全也。然則君死社稷之義非乎曰。後之有天下者。不幸而瀕於亡。尚其無負也哉。

徐掌文傳

君諱鑛。字掌文。松陵之西濛人。其先世守農業。父瑞吾公。鄉里稱長者。始以詩書訓子弟。大振厥聲。君少而穎異。年弱冠。有聲庠序間。嘗慨然曰。丈夫即不遇時。勒名萬里。奈何坐老田舍。與株塊埒哉。稍厭溝章句。力古學。為詩歌。買一姬。字之曰季斯。教之詩及書畫。皆工。君即於所居處。辟一園。名之曰一掌。閑庭小閣。喬木離立。蒼烟素濤。出沒變滅。蓄古書萬卷。圖記數百軸。內則與姬人季斯。商較金石。摹畫丹青。或書史傳疑。烹茶命中。舉杯徵笑。外則與同志徐松之輩。高歌劍舞。一杯一曲。共談宕於春花秋月之晨。高軒過者無虛日。由是而三吳人士。藉藉知有掌文矣。是時同邑吳

公某方以文章聲振江南。海內樹詞壇者。吳視蔑如。君獨以英雄之資。意氣相許。握手語終日。酒酣以往。破涕談兵。縱橫天下事。唾壺為之幾碎。會甲申告變。山澤之揭竿者數十萬計。君亦以草莽士。破私家而起佐吳。於是江南之兵。號吳為盛。踰年。吳盡義越州。而君之愛姬亦大矣。君抱內外之感。知時不可為。乃與其弟鐮奉叟親西渡太湖。闢前溪山中。衣冠猶古。欣然自止。變姓名隱於西岑塢。自念親老矣。可幸無事。猶得聚首於斯。吾菽粟飲水盡其懽。以待天下之清。即天下事未可知。而吾讀書固窮。吾志終不少變。嗚呼。君今死矣。君以丙戌之夏入山。樂其山水之奇邃。人物之敦龐。將終焉以老。又三年。盜兵起。避於清溪之戰勝圩。抱疾鬱鬱以卒。為己丑秋之七月一日。年三十餘耳。請往哭屍。得其遺文數篇。詩若干首。錄之而付其友徐松之。雖未成集。然豹死留皮。即一斑亦可重也。

唐子曰。吾邑之先。以忠勇拒元兵死者。有徐道隆其人云。考之史。道隆為武義人。而邑乘系之武康。意其先世武義。而後或流寓吾土。遂家焉者乎。吾友生松陵。獨避亂山中。潔身以死。雖功業無可見。志足悲矣。而所留徐氏所志又一。豈必其土著哉。即所居山水。猶樂道其人。後之稱掌文者。不猶今之稱道隆耶。要之均於吾邑有光也。

吳伯玉傳

吳公瑗名伯玉字其先歙人號溪南吳氏明嘉靖間有九竹公者樂武林山水家焉傳子叔度爲杭郡學諸生故事商受廛於浙子弟遊學者非土著不得試公請於朝立商籍今所在與試士自童子以至立朝皆公所成就故至今士皆主而祀之以無忘公之德有子八人世比於唐之崔漢之荀周之南宮又上之以爲吳氏當今元凱也而伯玉公居長公秉異姿於書不過一覽學宗濂閩文必師古大家試輒冠多士當事多有禮焉縣校童子得公卷奇之謂此大儒文毋乃代童子欺我置不錄而公文已籍籍士林鄉先生交爲言吳某文雖老年甚富眞英雄也奈何以捉刀人疑之哉令大驚自以爲失天下才也秀水朱相國重公名聘爲公子師薦入南雝辟雍公竟以太學生終云嘗侍親疾藥勿效刲股肉以進本草云人肉可起沈疴世有愛親者行之或不驗而公竟得愈親疾非其天幸至性所格也公之順親友弟和閨門所以修於家皆有可法固非求知於世者而公卒老太學未有卓然豎立於朝然其見義必勇不以死生怵足以媿朝之辱身汙行以媚阿於時世鮮有知之而史未之傳也天啓朝璫虐熾張毒流士大夫爲其養子者生祠徧海內而君尊人故有書院在湖麓招同學者砥志論文其中祠紫陽焉至是將攘爲閹祠君不可有陽好者謂吾與爾圖此甌脫耳不棄且速禍君曰此余小子承嚴訓以踣事先賢者也祠可攘先賢

其可黜乎。惕威以諷邪。吾不能守道以危身。吾亦不避。卒不可奪。而瑺亦敗矣。當是時。林公者慮無不須臾中危法。詬其愚。宜料瑺之敗哉。夫於禍福為愚者。於義理為勇。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可以有為。推此以立朝。決大難於危疑呼吸而不動色。言則犯顏敢諫。守則固死封疆。皆其素所樹立也。惜終老布衣。不得有所為。而君之大節。幸其將否極而泰。以全其真而晦其名。世故鮮有知者。然是則可傳也。長公子鑛舉進士。官平樂司李。君教之曰。粵西新出湯火。職又司刑。刑非以殺人。期以生人而已。由是粵西稱廉明。皆公教也。司李君先公卒。公之澤又未獲大施。而次君鈃文孫祖謙甲偉。皆以文章行誼世其家。家承歡色養於膝下。蓋公八十有八。諸弟與公偕耋者三人。每湖山讌遊。龐眉皓髮。好事者至繪為圖。以為生而八元。老而四皓也。嗚呼。可謂德榮矣。公考終之明年戊申。鈃次其行狀。以乞於立言者。而某為之傳。著其大節之不可朽。以俟國史。嗚呼。是則可傳也矣。

梁孝子傳

孝子梁其姓。未名。武康民家子。江南陷。其二年。群盜轉入天目西北諸山。群夜出城市。黎民之富者。幽山中為質。視其家之等而上下其贖焉。不足則殺之。孝子之父被執。父故有怨於其黨。孝子持金因謀入見賊。賊曰。若來以百金。全若父。否則毋污吾

刀也。指所殺者示之曰。骨如是。庸可數乎。孝子遂歸。則罄産息。又益之於撤宅。得百金以進。賊之客私其三焉。賊大怒。遂殺其父。明年。賊敗出降縣。縣利賊厚賂。令民毋得仇賊。孝子聞之。仰天大呼曰。嗟乎。賊今乃得出。探懷中刀手磨之。即走至縣。遇賊於門。呼之曰。賊汝今乃得出。汝利吾財而執吾父。吾財盡而父不見來。汝今出而吾父安在。願還吾父。賊曰。已殺之矣。曰。願還吾骨。賊笑曰。吾殺人骨已多矣。若前入山而不能數。何有於若父。孝子則嗔目疾起。左手把其胸。而右手自袖間出刀。刀入脇一寸。衣三襲聞之。賊不意猝至。大叫仆地。門者疾共持之。賊得脫。入至堂。縣大怒。謂敢違吾令。不殺汝。毋以勸降者。重鞭之八十。悶絶。良久復蘇。觀者數百人。咸驚歎。有泣下者。孝子自痛而已。左右既曳出。復下獄。其鄰之程姓者藥之。得不死。既出獄。復置刀於懷。晝夜視之曰。汝知吾心。賊遁去。孝子時年十八。或曰。孝子死而成名。乃愈於生。孝子生民家。年尚幼。目不覩詩書。奮不顧利害。決一舉。其心固欲以得父仇也。豈復知有名哉。使仇得而身死。奚愛乎。方賊未遇時。志固未嘗須臾忘也。幸而遇賊。事不濟而死。死安也。雖死。是其仇將誰報乎。幸而不死。賊終必不生。是天所以全孝子之身而成其志也。雖不死。其無名乎。嗚呼。若孝子者。不其難乎。

節孝女曹六姑傳

節孝女曹六姑。餘杭縣舊市曹女。錢塘縣缾窰洪婦也。未歸而夫夭。哀慟求奔喪不獲。誓曰。我生不洪氏婦。死終洪氏鬼耳。絕食數日不死。啓窗見庭前秋海棠泣曰。此花名斷腸草也。我畢命於是矣。扃戶擣汁。家人知之。急排闥入。傾。又不死。因共慰曰。母在。奈何使母傷苦。縱死獨不念母耶。女感泣。遂不死。輒持所聘幣展對哭泣。母陸謀反洪。女曰。此非聘兒物耶。不可反。又不忍留。盡製爲經蓋旛帳以施供佛。康熙壬子五月。陸病。女刲股以進。不應。燃香於臂。稽首籲天。請以身代。不應。九月二十六日陸死。女遂決死。諸姆兄嫂日環守。諭曰。盍送斂乎。既又勸曰。盍終葬乎。不可。則又曰。明年正月上旬母百日也。盍俟期乎。臘盡。水漿不入口者十日。舅家命婢往。女聞。絕而復蘇。蹶然曰。我終不能死乎。元旦雖衣衾治斂事。泣告兄嫂曰。我當死十餘年矣。所以忍死遷延至今者。徒以老母。今母死。我將從夫地下以終我志。斂屍必我嫂。他人愼勿汙我身也。遂縊於母之室。其日疾雷震動。是爲癸丑正月四日也。女五歲而喪父。十五而字人。十七而夫殞。三十而母終。蓋事母二十五年。守節十四年而後死。越六日乃斂。斂如生。觀者萬計。餘杭之人走泣謂曰此吾邑舊市曹氏之女也。錢塘之人走泣謂曰。此吾邑瓶窰洪氏之婦也。留以告於有司。有司上之督撫而聞於天子。詔下樹楔旌表。嗚呼。曹氏女爲不死矣。

悟子曰。本乎天者性。成乎人者志。志定而性盡。性盡而命立。彼女也何知性命。顧其志必有成耳。余讀柏舟詩。悲共姜之志。未嫁共伯而蚤死。故其詩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守義於父母。故其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然卒從夫謚。誠哉之死靡慝者也。曹六姑崛起氏家。終其身三十年一處子。以畢事母而後死。嗟乎。女不死矣。事母。孝也。以女盡孝。孝益難。不嫁。節也。以女守節。節愈苦。斯乃古之所謂盡性立命者乎。與共姜先後爭烈矣。

披雲山記

許楚

披雲山去郡治西南二里隔新安江以山勢峭拔常有雲氣輕觸其上由新民橋度石壁五百步土斷而崖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王家山東跨長峽可四十丈捫蘿而上為披雲嶺趙宋蘇德祥建亭於此歲久址亦頹廢其山勢尾蟠荒陬首注大溪其水北至昉源出黟山南至乳灣出郭山西至屯溪出率山東至嚴陵凡五百灘從飛石翔舞橫湍晝夜與三浙水合而歸於海門其山腳垂石潭產鯽魚石鯽梓寂晝永時常數百頭來會巖下其左右多重港淺渚重洲小溪靜者涵默動者騰白其塢藏古剎十座即唐至德中所創興唐寺院其中梵唄禽響鐘磬連雲懸以乳泉雪竇絳壁青岑其林多槐楓柟梗銀杏蒼梧之種雜以短松瘦竹其卉多山礬躑躅夜合洛陽纓絡紅絮之類幽陰蒼蔚不經名狀晚步吹香曲有生意其鳥多赤首烏喙碧珠黃眉夏秋之交時翔狎几席忽山風四起群谷振動喧亂層砌掩苒眾草翁勃之氣逐人衣裾洎以昏旦變候猶難殫紀余於甲戌春徂來居此間坐臥不去於是懸榻丹林濯纓碧澗青陽謝事則長嘯平皋素景澄秋則栖掩虛室曾有初月在山鄰僧夜至悠然偕語夢亦同指可謂茲山之因於斯暢矣爰作披雲山記是為八月壬申中秋後五日也

遊靈山記

靈山去新安江二十餘里。徑漸高。草木林澗漸幽。未至山數里。仰見稭巖懸峙。冠以青岑。與嵐霞相亂。至白沙嶺。忽連山競險。接岸爭昂。積石磊泉。相挾而上。雖崖壁峻峭。奇矯干天。殊有環曲。極於其頂。俯之則磐碁練江之野。鋤峰黃海之前。羅巖九舉。各尊一壑。矯岫負崛。異巘同勢。或石列松巔。時稱峰穴。交柯雲蔚。霾天晦景。雨則野瀑傾潭。懸湍迴注。中麓有石橫垂。騰躍數仞。名曰車蓋。獵人觸之。終不見獲。近為樵豎傷伐。襲曰悟石。或其苗裔。下瞰寒泉。衆山倒景。深不掩鱗。池名鱸魚。古老相傳昔有鱸魚飛入。理涉誕異。池上有漢章帝時方黟侯祠。泉脈引苔。壇宇虛肅。後元至正中。李韓公亦讀書石上。龍興帝業。道於斯存。覽其餘誦。依然息遠。若夫良穗吹畦。觸裾延賞。四嶂莫倚。浮響無輟。流嵐半攜。纓帶山阜。俛眺平林。煙杳在下。秋冬之際。行者徘徊。猶難為情。予於崇禎乙亥。結夏將秋。與程子如晦約遊茲山。適社集靈陽山林之友。偕至。願而樂之。歷殊賞也。暨以金鐙進現。緇俗傾往。予得從同人陟巔而觀。會見嚴景潛歸。伏光幽發。施於殊壑。綜若浮天。已而西角漸熒。璀璨萬狀。絕人思議。諺云種鐙多寡。卜年豐歉。土人試之輒驗。是夜枕席躐次。燒松炙芹。如晦作鱸魚悟石之章。予亦踞石而歌曰。清泉灌頂兮藕花肥。筠篁貞萋兮冬夏齊。白石斕兮雲依

依鱸魚何來兮爲佳兆。翁兮翁兮胡不歸。歌罷。如悔起舞。予亦飄然夢寐。蓄之。尚存娛戲。

義烈黃公傳

黃公名明玑字君亮。世為歙之孝行里人。父柱以繪事顯名一時。公夙具巧慧。善詼諧。能世父雅藝。遂耕硯自給。壯不婚娶。編籬唐孝子廬墓之側。孑居一室。所需日用飲食。皆手自庀爨。尤嗜汲名泉煮佳茗供客。談笑終日不倦。乙酉九月。

大兵入郡。里胥奉薙髮令急。公急掩扉絕食。示諸子弟曰。余雖山澤槁夫。衣草茹蔬。受本朝雨露。且七十年矣。矧茲顛毛種種。夜臺路迫。於世何求。安忍復見此事。子弟勸慰者多。嚴辭之。尋以居恒所御紙屏竹榻。皆分布諸子弟。是夜擁被僵臥。引匕首自刎。漯血盈席。諸子弟奔奪不得。截喉氣。項覺喃喃有聲。奔燈諦視。公猶瞑目張髯抵夜午。抉脰而長逝矣。鄉人或相驚異。聚哭於寢。為公盡哀成禮。殮公野服。奉葬於里北函泉之陽。祔家廟而俎豆之。其族之儒者。相與議公私謚。勒諸墓門曰義烈先生。

青巖子曰。余往過義烈門。樂就其棋枰香茗。閒聞謔浪諧笑聲。固以為滑稽蕭曠之徒也。詎意其真剛至性。潛伏上根。一發舒而遂有此斬絕煊赫之事。與山嶽爭巍。為

布衣吐氣。善予埋公蛻於函泉之岡。長松競翠。碧坂彌天。皆公生平杖履所遊憩者。御清風而栖浩魄。其霓旌鶴駕無不適也。

太學韶石吳君傳

韶石君既葬之明年。其嗣君玉樹。持從父滌元所述君狀。請予銓次其風烈偉行。而爲君傳以藏家乘。君諱璠。字珍嘉。號韶石。按家系出唐御史少微公。後由海陽之石舌山。自宋遷臨溪。由臨溪遷歙之篁南。諱宗者。其篁南始祖也。雲礽蕃盛。奕葉纓組歷十八傳而至君。父文學浮休公。廓式貽謀。明經修行。士大夫尊之如太邱通德公。中年舉君。君生而穎慧。姿儀秀整。舉止嚴重。浮休公每奇之。督勵家塾。日不少懈。弱冠令肄業太學。時中土康阜。海內鄉校拔尤之彥。及華胄英儁子弟。皆橫經負笈。咸集南雍。醉君聲氣。傾蓋握手。歡如平生。而鉅公鄉袞耆儁高流。以文章氣節風雅翰墨震耀江左。如太史求仲韓公。臺長衣白鄒公。徵君仲醇陳公。處士孟陽程公。與君商榷今古。徵逐晨夕。尤稱欵洽。君襟懷豪邁。器識宏遠。而敦倫篤義。拯急援危。敍根至性。值浮休公春秋高。君以冢子秉持家政。承歡子舍。友愛同氣。多順色導意以怡悅堂上。歲辛巳。郡大饑。君解槖率衆。酌古良法。修賑族里。勤恤備盡。不漏不濫。閱二百日。都鄙之間。鵠形菜色。恍遊暘谷。值浮休公偶客平江。甚以故鄉歲凶爲念。得家

國學扶輪社印

書大快曰。是兒可謂能養吾志者矣。壬午。浮休公捐館舍。君屑毀幾殆。與諸弟勉襄大事。鄉人侈頌其盡哀範禮。會宗祊以小隙啓釁。再歲不解。君怵然於中曰。以同堂而雄市井之鬩。不祥莫甚。遂殫力消弭。一門之內。雍睦如初。感於前者交相愛重。乙酉秋。聲言 大兵入郡。山寇竊發。君散金棄產。召募壯士。密布方畧。率鄉人嚴飭垣砦。精備梧械。曉夜防堵。賊至皆斂息而退。是時賊氛洶湧。所過靡爛。獨望南耕鑿晏然。君之力也。己亥海兵犯京口。郡營將叛。自星源肅歇屯溪。郡聞賊警猝至。當事倉皇。遣儒官慰諭。賊焰益張。鄉民望風奔竄。彌山塞谷。君與族父老曰。賊志在剽掠。無賴烏合。牢諳行伍。吾鄉須內固眾心。外嚴守禦。堅壁以待。勿為懦者所惑。賊即犯此擊之必敗。且祖宗祠寢。室廬與俱存亡。去之非義。諸父老姑應且疑。然料郡兵旦夕必至。已而賊偵監司駐郡。寂然作壁上觀。遂乘夜長驅望南。劈砦而入。大肆焚卤。禦敵者悉逋。君猶伏矢礮。設險狹巷。家人環泣促行。君叱之而不顧。方族黨與君有夙怨者。悍為賊偵。必得君而甘心焉。君始見獲。而遇害之慘。有不忍言者。望南千室數百年之儲粟。君死而與之俱盡矣。使當事能壯君之義。亟應聲援。藉君力以遏賊鋒。而郡之西鄙。屠毒尚可衰止。嗚呼。君之存亡。閭閻之安危。且係之矣。君究心經術。淹洽群籍。日手一編。不屑以雕蟲小技。屈首呻吾。竊崇當世。而吐言揮翰。流逆音滄。老

生風儒。對之神闇。至於倔強性成。願者要人欲。以聲勢相撼。如干將鏌鋣之不可犯。寒素相得。則虛懷傾倒。解襦割氈所不惜。獨具風骨膽幹。勇於任事。疏待匪人。豺狼在腹。而君每豢之如犬豕。卒至禍罹叵測。不復行其胸臆。倘命與才偶。志顯於時。魯連田疇之事。固君所優為也。若夫生平受用風雅豪華。一身兼有。而義風仁澤。流入里黨。雖吏僕數。迄今父老談及韶石君乙酉乙亥之事。皆相顧隕涕。予交君二十年。無間諠寂。曾幾何時。而元龍之氣。化為萇宏之血。茲得於白雲滅沒處。解劍吮筆而為君傳。所謂延陵十字之碑。永作千斛之價。君足當之。尚以俟夫作者。

論曰。乙亥江上之事。東南震動。斂為山邑。賊倉卒起上游。當事持鼠首以觀。莫敢攖鋒。君以布衣毅然奮臂。與封豕長蛇通爭此三尸之土。遂及於難。是君之死於寇。猶然死於公也。夫以布衣而死公。不無有越俎之嫌。故時論諱之。祇以俟夫後之南史。跡君碧葬。特書而憑弔焉。以慰君之魂魄。悲夫。

義烈吳重光傳

周拱辰

吳重光桐鄉人。其祖質直好俠。與人言依附名教。不善諧俗。重光幼失父。恃其祖成立。祖尋故。與幼弟居。粗知書。以家落不竟誦。質直有祖風。而好氣任俠過之。先是光外姑絕愛憐光。若其貧。出若干金為營衙胥作門戶。一日眾胥剖與例金。詰所自。眾告之故。擲諸地唾曰。噫。此業錢也。安所不得一盂飯。乃從地獄中覓衣食乎。自是絕足不入宮。獨行踽踽。人見之腹誹避去。是時楚豫恣潰。賊益橫。駸駸燕薊。大司農持籌苦仰屋。而水旱迭災。募軍搜粟。倉皇無策。朝廷檄四方勤王者。卒逗遛不肯進。將狡而貪。兵益驕悍。賊來捲甲先遁。賊去則殺良鬻級抄其家。民至不畏寇而畏兵。時事至此。亦可知也。語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夫兵不焚賊而勢將焚國。可奈何。甲申春。官征三餉甚急。挈弟之鄉。理蠶務。完官稅。提筐桑於野。風聞燕京不守。棄筐走入城。聞京城壞。然乎。衆雜曰然。皇帝奈何。曰與城同壞。帝二子何在。曰闖業自帝。安所得二子者。捫腹曰。痛甚。遽屋而啼。踰牆入。仰天號曰。一至此乎。小人草命。進伴皇帝死足矣。作數字押硯底。遂自經。弟以蠶飢桑不至。覓兄不得。入城迹之。鄰母曰。頃聞哭聲。戶出而扃如故。可疑也。急排牆入救之無及矣。視之。其硯猶溼

外史周拱辰曰。予聞建文末。有東湖樵夫。非紳非士。而湛身清淵不已甚乎。或曰。率

土臣也。春秋貴義惡不義。彼蓋以所賤與人。而以所甚貴者自予。區區之義。春秋榮之矣。

桐鄉諸節婦贊

予之佐修郡志也。得桐鄉。訪婦女之節而存之。室女守制。得兩人焉。戴禹功妻陳氏。莊大成妻蘇氏。未婚守制。得兩人焉。朱宸宿妻楊氏。朱扆妻茅氏。夫瞽誓嫁。得一人焉。陸廷璋妻倪氏。夫亦貧誓嫁。得一人焉。張沖和妻周氏。弱齡守節。得五人焉。徐涞妻祈氏。陳敏才妻施氏。朱一豹妻張氏。費可學妻張氏。倪大綍妻嵇氏。陳之值戴發也。聞訃。謂父母曰。不容往送。當自經也。至則抱尸大慟。翦夫髮及夫爪甲為佩。吉男姑曰。此吾夫也。已遂對尸成夫婦禮。挾老婢與俱臥坐一小樓四十年如一日。蘇氏則甫十四耳。聞夫歿。毀形衰服。矢志弗易。翁若姑感其義。迎歸守制。拜廟受笄。修婦道終身。楊之歸朱也。未婚而夫病劇。翁利其有。紿之來。來三月而不成婦。夫卒。遂拜棺成禮。翁姑尋亦卒。力營三壙。皆就緒。茅歸朱。以夫病亦不成婦。侍夫湯藥。祝以身代。卒不起。其翁姑迫之他適。勿聽。詬厲之。飢凍之。亦勿聽。為是悛而止。陸之聘倪也。聞三歲。旋瞽。陸請辭婚。倪大言曰。古有男室瞽女。況吾天乎。卒歸陸。周氏生四歲許張氏子。父母死。育於外大父張酷貧。更許他姓。及長議婚。奔歸抱父木主而啼曰。吾

父在聞字張。張即貧。奈何廢死父之命。挾利刃詣之官。官為動容。得配合焉。祈氏施氏嵇氏兩張氏。則皆弱齡于歸。皆有子。皆砥孀節。而皆玉子於成。周子曰。烈乎哉諸婺。吾師也。且夫甘夫貧以明志。撫後嗣以承夫。詎薄俗能乎。至如朱之子業成進士。母以子貴矣。而曰始念不及此。賢矣哉。子瞻有言。人之愛好而不舍者情耳。男女未室。情復安在。四貞之從一於未字兩淑之矢志於貧督。非君子而聞道。何以得此。諸節婦俱桐鄉人。外史氏周拱辰為之郡志。復為之贊。

贊曰。詩先夫婦。易首乾坤。山川間氣。是産淑人。寒松翠柏。增重人倫。人事紛紜。有榮有悴。燕羽差池。菱花剖碎。從一而終。之死靡悔。鬱鬱閨懿。乃有陳妹。拜屍稱婦。長慟復蘇。祥鸞一羽。是女師模。蘇閨壻變。絕粒不茹。翁敬其義。迎歸與處。毀甫燦耳。匪石如許。訛咏標梅。夢中箕帚。曾是童女。而稱新婦。是楊是茅。兩節罕有。倪賈名族。素諷江沱。豈以夫督。而輒有它。厲志不回。趙縉絲蘿。烈烈周姬。幼失怙恃。銜刃訴官。不悖死父。甯甘食貧。誰謂荼苦。弱歲守制。貌諸始咏。冰牀鐵衾。藿羹菜餔。紡鐙訓讀。以啓令圖。祈施嵇張。德鄰不孤。邈彼諸淑。倫彝所藏。千古義心。香名正長。

侍郎徐公傳

徐晟

徐公如珂字季鳴別號念陽吳縣人萬厤己未進士除比部以同舍郎建言國本牽連鐫五級曾聘河南典房試得士獨多陞南禮部祠祭主事署郎中陞廣東參議攝海道粵夷竊香山私築城百餘丈公隳毀之夷不敢動壬戌大計以卓異陞副使備兵川東道經楚中即聞奢酋變起領樊龍張彤等據重慶公置孀月幼子於荊單騎疾驅而往乞糧糗於黔楚合勁卒於瞿峽進薄城下斬首數千級復彤率選騎奮佛圖關殲賊衆二萬於江干龍彤皆殛死川難既平召拜太僕少卿旋晉左通政轉光祿卿陞南工部侍郎會逆奄鉤黨逮周吏部吳張繫殺旗尉於是謀及巢卵幾沼吳矣公入見同鄉政府顧秉謙曰枌榆可無念耶禍且不測明公將不復能歸吳危言痛切經營委婉於是吳民得以無知勿罪罪止顏佩韋等五人其他興利除害者甚衆公少孤力學家跨塘距城幾二十里每赴文社則袖餅餌自給迨晚脫稿又徒步竟去不累主文家蔬酒以為常後竟以璫禍削奪卒於家崇禎初敘平蜀功贈公一級賜祭葬都人士請於當道特像為祠以祀之額曰忠仁

論曰君子處小人之道莫備於易之夬有以君子厲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夬之揚庭是也有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夬之若濡是也從前之道為直為厲從

後之道則曲而隱矣。丙寅之役。微公周旋於政府。吳幾人存哉。以是論公之功。功在百世矣。尤足多者。吳人柔脆不談兵。三百年來。殆無人焉。所睹記韓襄毅孔侍郎而外。與公而三耳。迄今明社既屋。愈思徐公。徐公不置云。

霍山教諭龔先生傳

龔先生元祥。字子禎。吳縣人。萬厤乙卯領鄉薦。屢試南宮不第。授教諭於霍山。霍山為僻壤。屬廬州府之六安州。環邑皆山。俗最樸鄙。先生教士。務以忠孝為本。崇禎六年。流賊起秦中。寇中州。八年。薄廬鳳。逼霍山。飢民交走。城守莫備。先生議策於縣。縣無以應。先生曰。致死勿去。吾志也。具砮矢灰石列城上。歎曰。賊不至幸耳。至則義在守死。子炳衡進言曰。大人職非守土。可以無死。先生曰。吾非敢輕死者。毋乃貪旦夕之生而後日求死不得乎。與訓導姚公允恭砥礪。矢以臨危不變。無何城陷。賊以刃脅先生。炳衡奮身捉賊。身被數刃。先生色不動。賊驚且卻。尋遣衆執先生縲之去。越一日。勒先生入署取印。先生稽首文廟。起而叱賊曰。此吾死所也。以首觸賊。死之。炳衡痛於骨髓。兩肱已折。猶臂支賊刃。厲聲罵賊。賊聚斫之。乃死。夫人遇之而傷。一婢亦斃賊刃。時賊並執姚公索金。姚公曰。死是吾常事。何處得金。賊斫之。血淋漓仆地。會賊括金帛散去。姚得脫回。具棺斂先生及炳衡。復具死難履歷。代陳於學使者。後

數日。賊復至。姚公仍守正遇害。年已七十餘矣。事聞。為贈官立祠。一時稱特節云。

論曰。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仁道之難成久矣。殺身以成仁哉。顧扶綱植紀。卓爾捐生。為人師教忠。為人臣死制。可以為仁矣。先生苟引武城避寇之義。似亦可以免也。而嗜義若渴如此。其亦有甚不得已者與。嗚呼。臨大事能辦義。則知其臨細事不擇利矣。先生其有以弑三事大夫也。

翁烈婦俞氏傳　　王鳴雷

烈婦名秀宜。閩之融人也。父俞長祚素有膽畧。遠長以武事死封疆。婦為兒時。讀書常恨非男子。不得從父以死。年十六而歸翁處士鑛。鑛好學家貧。不能卒業。將客遊秦川。以父母老語其妻曰。余母憂矣。余娶而今且去。苟一旦父母疾將汝倚。且汝必能代我。而將其親。使親有孝婦。汝有孝名。無何竟去。去之明年而姑有疾。婦念前語。百聲疾呼。願以身代姑死。及姑愈而鑛客死秦川矣。己亥夏凶問至。先是屋有三鳥集於堂。其音如鵠。又夜有牛喘於婦前。其日黃昏。婦哭曰。翁郎。是妾盡頭之日也。夜半忽陰雨從天撲下。婦大哭曰。翁郎若者行相見邪。乃徐取所佩小刀向頷喉一刲。氣暈不絕。婦曰。未拜姑嫜。未辭慈母可乎。乃洗去血跡汙者。以左手中指曲剔入旋以食指側抽喉橫筋絲絲條淨。觀者為之股慄。婦剪髮閉而止之。婦曰。兒不孝。使兒得見亡夫。兒願足矣。翁郎豈無伯與叔氏者有之。矧其室尚餘婦也。顧謂其姒曰。若善事姑。毋以余亡。余且瞑目數尺之棺。毋以余身而見恐。母見余而哭。徐謂母曰。兒不孝負母。將死於夫則不得不背兒母。若戀兒母。則兒不得死於夫。且不得見兒死父語畢。鄰媼皆來。婦無愁容。惟取少時所誦孟簡經誦畢雞鳴。斥侍兒出。割正喉。血盡氣絕。遷入廳事治斂。且復蘇吁聲曰。翁郎是使余再留耶。則不得一見耶。未幾氣

絕

傳曰余讀太史公貨殖傳至巴寡婦清秦皇帝築臺而禮之謂一婦人而卒動容於萬乘又況其烈而死者耶若翁婦之死於詩所謂焦仲卿妻者非耶然焦之死死於逼迫不得已也若翁則可謂得已而從容之豈獨情哉一日干戈無婦人甯百年禮樂有男子耶百男子固不若一女子英也

傭者張三愛傳

張三愛歙人也年四十不妻受役於其主主貧或告曰妻之可乎張曰否愛主在不妵受他人恩也主固老縣令適祖令索祖急當予杖愛屢代主受笞至百數不少懟愛為人修長且健筋力多種蔬售悉以其貲歸輒充衣肉於主且曰王老不忍一日衣肉缺也獨養母所充衣肉與主同一日母病且篤愛家貧自度力難置藥乃乞牛羹於道路路人曰若愈母便可以肝愈之愛聞而銜之母曰女母病而女貧毋以母慮遺有餌貲留以母身後貲愛涕泣不止銜涕趨而禱諸神曰母病人告我以肝愈我且以肝愈母乃出短匕自劃其胸五藏皆見不見肝復默禱諸神曰久矣哉愛之不誠也須臾肝墮出愛急伸右手以匕割肝如指許徐以左手緩緩還其破肝納於腹束以白麻愛以肝歸和羹奉母母一飲而輒愈先是愛恐自咨憒默祝於神至是

不大痛苦。明日。其兄聞諸醫。醫七日而創亦愈。愛主老未受允以弟之子為嗣。嗣為人性黠驁數。恚愛。主愛簀時曰。若事我。我且逝。今我將不為女主而責也。女可便逃去。愛弗肯。事兩嗣如事主。且曰。不敢受主遺墨。輒遜盈平人自大也。惟不逸其力以種蔬植。售又悉給兄嫂。愛嘗與其里人修荒墓之約。凡里中貧乏不能以掩者。更無主暴露者。愛自度貧無力。悉相率其鄰近荷鋤載畚以封築完固之。勿令頹敗。

主予曰。張三愛其王寢之僮乎。何天性篤樸。一至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不然。公卿大夫士人白首闕然不能盡者。一賤毗盡之。又怪當時公卿大夫無有表而出之者。幾於湮沒無傳聞焉。或曰。刲股刲肝非孝也。吾弟論天下後世人倫得天性之上。貴為王侯。賤為人役。皆可以範圍持正合於聖人之徒者而止。嗚呼。獨奈何汎汎焉慟江河之無本也夫。

潯溪文獻序

潘爾夔

志者史之遺也。天下郡國之有志也。其原本於夏書之禹貢。周禮之職方。則志也。而未始離乎經。是故稽分野。則馮相保章之掌故也。考山川。則山經水注之所載也。紀科第仕宦而識人物之盛衰。詳風俗食貨而驗政治之得失。綱維名教。節孝有書。扶植頹風。隱逸必錄。旁諏藝苑。如太史陳風之年。泛列災祥。如洪範五行之傳。其為書也。義類勃窣。淵海而壯風雲。以視夫方言博物虞初洞冥。譎縱猥瑣。夸誕大有逕庭矣。潯溪為吾東古鎮也。自予盤桓曹溪。過而喜之。若習有潯者然。洎歲在癸未。一枝託足。潯亦若習有予者。遂稔其事蹟。上下五百餘年間。不難口數而手繪。因復喟然曰。潯於今日。駸駸乎盛矣。平陂往復。人事何常。自茲以往。天地無終窮。潯之為潯。伊于何底。夫滄海可以改遷。而書記長垂不朽。且予天涯人也。孤雲野鶴。安定去來。昔王右軍守吳興。登歐餘山。酒酣顧謂賓僚曰。百年之後。誰知逸少與諸君昇此山乎。因名其山曰昇。即今距潯而西。將五十里。橫亘道旁。層巒縈紆者是。夫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因稍為蒐輯。不亟歲詮次成帙。以其體例近乎志也。遂以名之。雖無當於制作之林。後此而踵事增華可也。其或千載之下。陵谷變遷。憑此以慰寤歎可也。客有識予者曰。志自一統下訖郡縣止耳。為闌里志者。以人重也。志鎮不幾僭乎。且彈

丸耳。烏乎志。予曰。唯唯否否。夫僧不自予昉也。遠不具論。近若同川震澤各有志矣。烏戍青鎮合爲志矣。如云其細已甚。無當一吷。則且與予吟騶衍之談。騁化人之目。將蒼烟九點。無異著面黑子。極而至竺乾氏之説。華嚴藏世界淨土香水海。則雖四大洲。猶不啻滄溟一漚也。子又將何所志哉。客啞然而笑。脫稿竟。并爲之序。順治元年甲申仲冬長至日松陵潘爾夔友龍氏題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二十

雷士俊字伯顯陝西涇陽人諸生寄居江都著有艾陵集

喪禮論上 一
喪禮論中 一
喪禮論下 二
郝太僕傳 三
邢太乙先生墓誌銘 五

賀詒孫字子翼江西永新人諸生有水田居士集

程嬰論 六
廉頗論 六
項羽論 七
漢武帝論 八
王叔文論 九
李闇孫詩序 十

遊梅田洞記　十一
譚烈婦八甎記　十一
髯俠傳　十二
僧雪裘傳　十三
周　篆　字籀書號草亭江蘇吳江人諸生有草亭文集
趙盾論　十五
淮陰侯論　十五
主客　十六
僬僥　十六
書柳宗元傳後　十七
彭孫貽　字羿仁號茗齋浙江海鹽人
秀水張氏雙節傳　十八
蔡方炳　字九霞號息關江蘇崑山人長洲縣諸生前明忠愍公子著有頤學齋集
國計論　十九
錢幣論　二十

校刊朱子大全文集書後 二十一

書韓中丞世琦蘇松減賦疏後 二十二

書韓中丞世琦省存餘耗疏後 二十三

馮 景 字山公號少渠浙江錢塘人國子監生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有解舂集

秦論 二十四

范增論 二十四

讀柳子 二十五

贈吳征吉序 二十五

山雌集自序 二十六

義士藍九廷序 二十六

仁和陸孝子傳 二十七

貞女陳三淑傳 二十七

奇奴傳 二十八

俞老僕墓誌銘 二十九

顧有孝 字茂倫江蘇吳江諸生擬博學鴻詞不赴著有明文英華集松陵文起等集

與吳漢槎書　三十一

金人瑞字聖歎初名采字若采後改是名江蘇吳縣諸生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俱有評以次序定爲六才子書

南華釋名　三十二

南華字製　三十二

序離騷經　三十三

喪禮論上

雷士俊

世俗浮屠破獄之文。布穀於地為獄。門牆皆具。而又畫紙為厲鬼四立而環之。乃置人父母之重其間。衆僧誦讀佛說。一僧手錫畫破其獄。為子者號泣辟踊。奉重而出如從獄之見其父母也。而救之者。嗚呼。佛之為斯世害極矣。吾觀楞嚴雖不免於鑿然佛與阿難富樓那反覆講論剖析豪釐。以自暢其偏指。學者不幸而不得遊孔孟之門。聞性命之語。以得道之正傳。一見其書。樂其言之堅而辯也。雖賢智亦惑之矣。至於所謂破獄。陋繆無義理而同於戲。世之薦紳之徒莫知其非。亦從而行之。則可笑也。始創為此者誰乎。誠不仁者哉。記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言欲其親有令名也。今中人以下得免刑者多矣。其犯法而至拘於獄者。罪大惡積之人也。世之從浮屠而為破獄之事者。是以其親為罪大惡積之人也。悲夫。夫親之端謹無過而誣之。與親之不能無過而彰之。又從而甚之。卒歸無益。皆有所不可。嗚呼。佛之治鬼率威脅勢劫以恐惕人。而實虛幻不可信者。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人之生也。氣漸而聚。聚而凝結以為人。其死也。氣漸而散。散而僵仆以至於亡。亡則魂無不之矣。安有塊然者而縛執之患苦之哉。司馬溫公謂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蚤鬋髮鬚。從而燒斫。已

不知畏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入黃壤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雖使剉舂豈復知之其言最為明備可以覺天下之愚者吾頗愛之而世不察也古禮廢壞久矣三年喪之制葬祭之式歷世既多大半雜亂澌滅人莫不不忍於親而無可以用其情見佛氏有所謂治喪者則羣趨焉曰是可以致吾孝矣吾謂三年喪之衣服飲食居寢與葬之時月祭之奠獻之屬當會通而增損之使家喻戶曉可以盡心無憾則佛道不禁自止人之飢也至於飯皮飯紙非其嗜之也飢使之然也倉有餘糧苙有餘畜則啗粟啜肉雖彊之皮與紙而不下咽矣此必然之勢也

喪禮論中

古之禮繁今之禮簡古之禮有其名必有其實今之禮名不存十之一矣而名僅存者實又亡焉世人從而雜附其見傳之日久其弊益熾以至於不可挽吉凶諸禮莫不皆然而喪為甚吾試論之古斬衰三年之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居倚廬寢苫枕塊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既練舍外寢食菜果飯素食既祥始飲酒食肉復寢斬衰三年之禮如是則齊衰三年者可知矣夫錦繡之為麗也而被之如有刺於其體也羊豕之為甘也而嘗之如有毒於其口也家室之為歡也而遇之如有病於其懷也先王知其然於是乎使之斥錦繡

戒羊豕。屛家室。定以為制。今之人無故奪其錦繡羊豕家室之適。則相與嗷嗷矣。奪者不樂。而奪之者亦不樂。先王斷嗜禁欲。創為喪禮。古人守之不以為難者。悲切於內而躬安其際也。嗚呼善矣。今則不然。親之始死。惟衰裳絰杖帶冠屨不廢。而飲食居寢。大抵悉準於常。數月之後。輒章甫逢掖以與慶賀。或采服不加於身。又宴樂佚遊。不以為怪。人非不愛其親也。始於一二倜儻狂誕之徒。放言高議。直情矯世。而壞聖賢之制以自便。人樂其便己也。而相與效之。效之者日多。聖賢之制日益壞。世之人乘其敝。乃無不為耳目習覓。狃為當然。雖有孝稱者。頻顣不甯。亦懼世之指詈。而無以自拔於流俗。此其可歎也。嗚呼。喪禮之復也難矣。喪哀戚之隱也。行立坐臥而不忘乎哀戚。其文繁。其事難。此夏殷之隆也。三月不違仁。顏淵之學。冉閔而下不可語矣。而三年之久。聲色美好之屬。無所動其念。進退升降。一依於禮。如順水之舟無待勉強。此中心安仁天下之一人也。由唐宋而視秦漢。邈乎遠矣。而繩以夏殷之隆。彼所謂士。凡庸委瑣。同於工商。而望以中心安仁天下之一人。喪禮之復也難矣。雖然君子之所謂師古者。師其意也。孟子陳井田畫地經野。更張紛紜。歸於潤澤。夫潤澤者。變而通之之義也。觀其與滕文公言。亦止於齊疏飦粥三大者而已。識此可與言禮矣。今夫衰裳絰杖帶冠屨。既未盡廢。而飲食居寢。可裁以先王之意。由虞而練

而祥。自重殺之以至輕。使其不違衆。不咈理。傳之流俗而無駭。考之聖賢而無愧。矣爲不可哉。德之械者。於人不必求備。先王定制。令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後生小子。喜於苟且。弛懈自逸。過此者少矣。而不至者講說浸灌。循其性之所近。使焉孳孳。自勵於此可也。喪禮廢久。如吾說用。其復也庶可幾乎。古今相去遠甚也。竹策篆書。易以紙而尚隸。豈可同哉。拘禮而禮亡。得其意以爲之。不屑屑於細節。而大體未嘗不存。此孟子所謂潤澤也。而人之致力於禮者。雖一端亦有所益。若其孔步孟趨。周還中規。折還中矩。則豪傑可以爲百世法者也。

喪禮論下

今之葬無定期。遲緩者或五六年。或十餘年。甚至數十年。子孫累傳。而後葬其祖父母曾祖父母者。世俗之大失也。然則當於何期葬。記之所云是矣。三月而葬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喪遲緩不葬。是死無以藏也。死無以藏。可謂得其所乎。人之死而墳墓也。猶生而宮室也。今夫人露棲野處。則憂寒暑之患。風雨之苦。四體貌瘁而心志拂鬱。以生推死。勢異道同。且人雖近而三年之外。必有其冠婚慶賀之禮。既有冠婚慶賀之禮。則必有絲竹燕饗之節。以喪在殯而罷之。是廢冠婚也。惟廢冠婚而不罷。是喪殯未葬而樂也。晉荀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

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夫臣之喪殯未葬君飲酒樂屠蒯猶有譏況其上焉者乎今世俗遲緩成風或雖盡如古三月而葬矣三月之後大祥之前其擇而行焉不可以有踰者也或者難曰今之久而後葬者非敢怠也蓋待於天時之利求於地理之善也子責之甚何不思乎曰儒者知親之生而事死而葬已矣僥倖小人乃有拘於天時地理以冀得富貴者非儒者之所尚也君子行一不義而得卿相不為而暴其親之遺骸以求貴富乎如世俗之惑而惟是之信則大祥去屬纊凡二十五月天時地理必得其吉而可以葬者也古之君子之盡於其親者何有禮也其居喪也始沒朝夕奠將葬祖奠既葬而虞既虞而卒哭期小祥小祥之祭再期大祥大祥之祭中月而禫禫祭其免喪也春夏秋冬必祭夫喪奠約略無文陳饌酌酒而已猶未及乎三獻與侑食也自虞逮禫三獻繼以侑食矣猶未及乎受胙與餕也至春夏秋冬之祭則三獻而侑食而受胙而餕彬彬情儀悉盡由此言之春夏秋冬之祭全其為祭矣虞雖變而之吉祭未正其為祭之禮也而世俗於居喪不當吉祭而遽吉祭其免喪後當吉祭而又不吉祭遂至終其身子孫與祖考絕不相接者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也嗚呼古之宗法亡矣所恃糾合乎子孫者惟春夏秋冬致祭子孫羣集則相親相親則冠

婚必告死必訃有善相勸有過相戒今五服之親疏遠如路人乎昔殘很不肯往來有忿則聚而為訟以爭銖兩之利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豈獨薄於祖考哉而於祖考薄者此尤可痛也

郝太僕傳

太僕寺少卿郝公景春者江都人也字自古公始字和滿或謂公曰噫子不善今術公笑曰今有術乎吾乃從今矣公別號際明更號乃今頃之喟然歎曰吾終不能隨今以俯仰又更字自古公中萬厤壬子應天鄉試會試數不中除鹽城縣儒學教諭貶陝西苑馬寺萬安監錄事擢黃州府照磨遷房縣知縣公節義得於天性平生嘗曰世之腐拙棄我天下事必我腐拙者而後可為也公善作詩歌雖酣醉戲謔皆歸忠孝暇則以訓誡其子聚俳優佐酒輒好觀揚忠愍行迹素不作序獨為忠愍年譜製序閒居一日啓篋見泰昌錢而涕下指以告其子曰此聖明天子也公之節義蓋天性也賊魁張獻忠之措置於襄陽之穀城也授以遊擊將軍所謂西營八大王也當是時鄖陽之所措置者九營而房居其三羅汝才屯於東以及南北謂之曹操營白貴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秦王營黑雲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是時朝廷從大臣言屈意安撫公獨主殺賊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一日迫房城公擊之多所斬

譏賊懼，訴於上官。上官數責公，諭以朝廷嚴旨。公乃改圖安撫，單騎到營，與結盟約，晝疆界。遇以誠信。三營畏懷，而獻忠叛，破穀城，大肆刼掠。乃率衆圍房。時房兵少，倉庾空虛。賊甚布於境，諸府聲問不通。遣使求援者，盡為賊獲。公乃書寸紙，縶卒足，偽飾乞人以行。凡四請，終無一兵應者。公同其子鳴鸞督兵固守，部署僚吏鎮將使守門。而賊攻城，掘墓剖其棺，戴首。公令城上然草下焚，投石，死者凡二三百計。又設大礮雜以小銃，躬臨監用，斃三四隊長及數百人。獻忠有一花馬，愛之甚，出則常騎，亦死。賊掘城，輒以火熱油灌之。賊立梯登城，輒以鉤引踣梯。獻忠巡視攻不盡力者，自刃其頸。而公亦懸錢以定賞格，曰：擊中賊一人者，授錢一千。中者輒授，民莫不奮勇。志在殺賊也。相戹五晝夜，獻忠大恨，然無可為，欲解退，而指揮張三錫縋賊而城陷。張大經冠紅纓，乘白馬，手短槍入，曰：知縣何在。大經者，故九省監軍也，降賊為賊指示方畧，頃之獻忠亦至。公面仰向，交臂，顏色莊厲。獻忠讓公，公與獻忠辨，而羅汝才使數十騎擁公上馬去，至營。汝才哭，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公曰：無害。時鳴鸞與公相失。夜將半，天雨，遲明，鳴鸞至，見公哭。公呼鳴鸞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唯有一死耳。乃以手畫頸曰：此甚痛。鳴鸞亦轂哭曰：吾所懼者，父子離散，今既聚矣，死非所難也。汝才從容說公降，大經以監軍而降，心愧之，欲得公降以故，嗾獻忠使汝才說

公公不應汝才知公不可屈欲曲活公令暫避之公曰天下有避賊知縣乎乃與奴陳宜往見獻忠爵益倨獻忠怒殺其丞以懼公公罵曰奸賊又殺一師公罵不已大經教公觀變公曰何謂觀變大經不應獻忠指大經叱公曰彼九省監軍始見如何恭謹汝一知縣而若此乎公曰彼雖監軍彼已降賊不直一錢吾雖知縣吾不從賊也獻忠與大經熾怒叱曳公出公大罵大經曰汝受朝廷厚恩官職何尊乃與賊為伍我死必不恕汝時鳴鸞亦至公遂見殺鳴鸞抱屍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賊抽刀殺鳴鸞因殺宜鄖陽諸縣皆有山寨先時賊至諸縣知縣挾印乘寨以免罪戍邊公曰丈夫死則死耳戍何為者獻忠圍房大經亦以書勸公乘寨捐城與之公曰汝欲招降可屯城外俟我上請若欲入城老郝不許也城陷死之都御史御史以其事聞上贈公太僕寺少卿建祠江都春秋致祀鳴鸞宜祔鳴鸞之兄公長子明龍廕入國子監初公之詣房也鳴鸞從明龍留於家

論曰自流賊擾亂天下苦兵者十餘年郡破邑亡者不可勝數也封疆之臣牛酒迎敵者有矣而棄城遠逃者多奮然以身殉者未之聞及觀房陷郝氏父子皆死若是乎其忠且壯也家奴陳宜亦就死而無畏色則奇矣論十餘年以來斯人之高下吾必以陳宜居薦紳先生某某之上嗚呼如薦紳先生某某者將何以處之哉

邢太乙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大信字順甫別號太乙姓邢氏涇陽人幼聰警把筆出語驚人十六入縣學十八提學推第一補學生缺每試輒第一知名關西萬曆天啟間士白首專四書及所占經講習舉業以希祿利而已先生獨準古作者製為狀記傳箋諸大篇三水文太青以博學為海內所宗甚奇其才而尼鄉場屢試不中年四十乃歲貢於學除太康教諭攝洧川縣調莊浪教授遷瀋府教授棄去益肆力於文其文老更健某年某月某日卒將卒為游仙詩曰青鳥儵而至殷勤前致辭歸來太乙子桃熟已多時享年九十有一洪永以後科目重卿相無不出於此塗而士纔弱冠持方尺之紙取之如寄士之魁梧雄傑者沒齒顛頓庠序多矣先生之才世咸推許自臺省迄守令咸願與之交而竟不能舉於鄉先生之在太康也河南提學根遂曹公燕見先生而問以姓氏先是曹公父墓誌銘屬先生所譔稱其有西漢風指不知為先生也先生具告曹公愕然竟欲致先生科目會河南鄉試教職例得應試公徧諭有司之分試者以先生在場欲其留意教職庶幾一當凡中數教職而先生不與老於歲貢以教授終其子祥中順治丙戌舉人知金鄉縣乃贈金鄉知縣然先生才高失志胸亦鬱鬱不平頗倨侮其在莊浪也土官魯某擁兵十萬勢焰赫奕照灼學舍淡薄頻趨拜階

下卑謟以乞升斗。先生厲色抗禮。絕不顧。而先生工文。亦長於政理。治洧川有威愛。巨猾潛匿。土官遠指以捕。先生召隸署其臂。立擒獲。先生行。百姓泣止不肯捨。先生政理優裕而限資格。其張弛祇如此。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初娶王氏。贈孺人。繼娶文氏朱氏。子男五人。清府學生。允儒士。祥其三也。欽慎縣附生。清允蚤死。女二人。孫男五人。孫女四人。曾孫三人。先生任氣好俠。李自成索餉秦中。諸搢紳刑戮慘刻。呂某窘極。跨一羸一僕步隨投先生。先生館食逾歲。以故脫於害。先生事親孝。親沒蔬果薦而後嘗。忌日不樂。奉兄謹。弟有過杖之。某年某月某日。祥等葬先生某所。而以孺人王氏暨文氏祔。余為之銘。銘曰。

先生著述。揚名秦川。考其繫譜。肇自河間。爰徙及涇。亦久歷年。由祖逮禰。世受一廛。先生崛起。有道而文。援筆謳吟。宏章百篇。頻刖於鄉。數奇屯邅。兩經教職。卒以王官。我紀其績。涕淚潺湲。

程嬰論

賀貽孫

趙武得復立為趙氏後。程嬰乃辭諸大夫曰。昔下宮之難。公孫杵臼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趙武既立。我得以成事報杵臼於地下。遂自殺。或曰趙武既立。嬰可以無死矣。嬰之自殺。豈非所謂傷勇者與。賀子曰。此所以為程嬰也。夫嬰之死非欲報杵臼於地下。乃欲以信趙武於國人也。當嬰與杵臼謀取他人兒。令杵臼負而匿也。嬰謬取屠岸賈諸將千金。而告以孤處。杵臼抱兒哭曰。孤兒何罪。獨殺杵臼可耳。諸將不許。遂殺嬰兒。杵臼死焉。當是時。舉國皆謂趙氏無遺種矣。嬰獨攜真孤匿於深山者十有五年。無有知者。一旦景公聽韓厥之言。復其故位。而舉國不疑者。特脅於韓厥之衆耳。夫以十五年山中之兒。出承趙祀。攻屠岸賈而滅其族。不於此時設奇制變。而貪戀餘生。苟圖爵賞。藉令景公韓厥卒然有故。岸賈之黨羣起而搖之。指杵臼所死之兒。與嬰所取之金為辭。嬰安能舉前後兩孤。喋喋焉辨其真偽哉。嗟乎。成方遂之稱衛太子也。王郎之稱子輿也。彼天子之子。尚有矯託者。況卿相久絕之孤。而能通國信其無他。此不可幾之事也。自有程嬰一死。以報成事於杵臼。而後曉然信趙武之為真孤。又曉然信杵臼所以先嬰而死者。皆有功於趙氏也。所關豈不重哉。然則程嬰前之不死。所以存趙武也。後之必死。亦所以存趙武也。以不死存

趙武者。後人所知。以必死存趙武者。後人所不知也。其不知者。未嘗設心居嬰地。令設心以居嬰地。而後知嬰必不在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間矣。爲報成事於杵臼而死。則可無死。爲信趙武於國人而死。則不可無死。趙武一日未立。則可無死。趙武既立。則必不可無死。而其不可無死之故。終不可告人。姑諉其詞曰。報成事於杵臼云爾。然則豈惟後人不知。當時國人皆不知也。豈惟國人不知。趙武亦不能知也。至國人與趙武皆不能知。而後嬰之所以存趙武者愈堅。而所以信趙武於國人者愈深且遠矣。後百有餘年。有漢貫高之死。其用意亦有足多者焉。方趙王以反捕也。同謀皆自剄。高獨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遂對獄。榜笞刺剟。終不言王反。於是上出趙王。且賢貫高。欲用之。高曰。吾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今王已出。死不恨也。於是自殺。夫趙王既出。高可以無死而死焉。豈非傷勇哉。高意不然。以爲帝之疑王深矣。吾雖以不死白王。然世豈無匿情忍死市義於王者乎。吾死而後王不反之跡。愈白而無疑矣。夫前之以不死白王不反。人所知也。後之以必死白王不反。人所未知也。吾是以與程嬰皆表而出之。以明古之豪傑可以無死而必死者。誠非無意。而淺夫乃以世俗之見起而議之。其蒙屈地下者可勝道哉

廉頗論

古之大臣當强敵憑陵之際。蓋有必然之防焉。又有不必然之慮焉。有必然之防。故其備密。有不必然之慮。故其圖周。備密而圖周。然後猝然臨事而不驚。無故變生而不亂。昔者秦昭王誑趙。約與趙惠文王會於澠池。王與廉頗藺相如謀。行則恐受欺。不行則示趙弱。乃咸為之備。令藺相如從行。而以廉頗居守。廉頗送王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及至澠池。秦知趙咸設兵有備。會畢不敢有加於趙。君子是以知廉頗非僅行伍中人也。殆有古大臣之風矣。夫國家所最患者。莫大乎以君與敵。而復與敵市君也。吾無君而求君。則敵必以君為市。及吾有新君而復求舊君。則敵必以吾舊君為市。吾不求舊君。而舊君自求入焉。則敵必納舊君以與吾新君為市。展轉相市。地削民疲。是不戰而國自亡也。今廉頗既與王訣而許之矣。即不幸而有變。奉舊君之命。立新君以絕秦望。則前之三患俱亡矣。又況其行而有備也。既防其必然。又慮其不必然。秦雖欲誑趙而不可得。此頗之所以為大臣也。其後秦昭王復以誑趙者誑楚矣。武關之約。猶澠池之會也。楚懷王信子蘭之言而行。秦詐以一將軍號為秦王。劫懷王入秦。設令是時楚臣有如廉頗者。能以與趙王訣者訣於楚王。王必狐疑不行。即行而有備。王必不陷而入秦。即陷而入秦。而王既許楚臣立新君以絕秦望矣。

必不求歸而以巫黔中之地許盟至走死秦地而楚禍不解也楚之諸臣不為其備而聽其行是猶制虎者無救傷之具輕身以嘗其搏噬其愧於廉頗也多矣猶幸齊人歸楚太子橫得立為王又幸而懷王死楚人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楚無求於秦秦亦不能挾舊君為市者是昭雎諸人之後計得也吾獨怪南宋諸臣既立高宗矣猶令敵人得挾二帝為市屢和屢爭屢盟屢叛是不獨有愧廉頗并昭雎諸人之不若也悲夫

項羽論

韓信謂漢高帝曰項王為人喑噁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君子曰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者韓信已觀其深矣夫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似非可同情而論也匹夫之勇其失天下易見而婦人之仁其失天下也難知然惟其為匹夫之勇是以成其婦人之仁何也凡人之情易怒者尤易悲而悻悻然有一朝之忿者及其大事當前反循循然優柔而不能斷此無他故患在不忍焉耳古之人有大不忍而稱勇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有大不忍而稱仁者救民於水火是也夫惟聖人能以大不忍之心行大不忍之事自非聖

人。凡有大不忍之心者。必有大忍之力以濟之。所謂大忍之力者。非以忍吾之所忍。蓋將以不忍吾之所不忍也。白刃加於頸。見流矢則忍之。非忍流矢也。為其所不忍者。有甚於流矢者也。蝮蛇螫手則斬手。螫足則螫足。非忍於手足也。為其所不忍者有大於手足者也。古之豪傑英雄。所以深沈凝固以成天下事於一旦者。不過能忍而已。而匹夫婦人。不然。不忍於事。則傷於勇。傷於勇。則其所為勇者。不過喑啞叱咤而已矣。不忍於情。則傷於仁。傷於仁。則其所謂仁者。不過言語嘔嘔與人涕泣分飲食而已矣。何則其所不忍者小也。所不忍者既小。則其所忍者必大。至於所忍者大。而其敗有不可勝言者矣。須臾之辱不能忍。而於終身之媿恥則將忍之。一戰之敗不能忍。而於社稷之傾覆則將忍之。一人之怨不能忍。而於黔首之塗炭則將忍之。亦惡在其為不忍哉。項羽憤田榮之反齊。欲以全力殲齊。使漢王得以乘間定三秦。據敖倉取滎陽而不顧也。憤黥布之反九江。自留下邑。攻而破之。使漢王得以乘間收散卒、據成皋而不顧也。不忍小怨而忍大讐。此其所以為匹夫之勇也。項羽夜阬秦兵二十萬人。屠咸陽。火三月不絕。及漢王身在掌握者數矣。倚而不殺。忍於降卒而不忍於仇敵。忍於二十萬人而不忍於一人。此其所以為婦人之仁也。身敗名滅為後世笑。豈不宜哉。昔者勾踐能忍會稽之恥。身執弊匜。妻執箕帚。凡二十年。而漢

高帝亦能忍滎陽成皋之敗。堅壁持久以老楚師。然而行成之請。夫差不忍殺句踐。而句踐忍之於姑蘇。鴻門之會。項羽不忍殺高帝。而高帝忍之於垓下。劉項成敗之機。固於忍不忍之間決之矣。

漢武帝論

老氏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者。豈真法令之咎哉。誠見夫為法令者。不弭盜賊而任盜賊。為盜賊者。不畏法令而詭法令。盜賊與法令。兩相困而兩相勝也。當漢武建元之初。天下幾治。其後天子任法。廷臣救過不給。僅取充位。張湯斷獄。多傅古義。其深刻者。皆依文學。蓋自酷吏出而漢之人才已空。儒術已雜矣。彼豈不以武健嚴威可以勝天下之奸民。而不知奸民之不可勝也。其弊有二。一在以法令為匿奸之藪。何謂以法令為匿奸之藪。天下良民多而奸民寡。善為治者。坊之以禮義廉恥。藏奸民於良民之中。使不為大害斯已矣。非求有以勝之也。自武帝用張湯義縱杜周楊僕減宣張禹尹齊王溫舒等為公卿。始欲有以勝之矣。天下二千石承望風旨。倡為嚴酷。遂有鋸項纍挫諸刑。皆以決囚為解脫。以多殺為名譽。於是奸民無所併容。爭為酷吏耳目。鷹擊毛鷙。以媚酷吏。如義縱守定襄。奸宄佐吏為治。王溫舒在關中。豪惡悉進為用是也。夫用酷吏。將以勝奸民也。乃一酷吏在郡。而數什伯奸民叢以為

暴。是一郡而有數什伯酷吏也。姦民未見勝而良民已受禍。是則以吏民相繩。為上下交遁之術也。一在以法令為救死之具。何謂以法令為救死之具。當文景之世。民樸畏罪。天下百姓。戶可封也。自武帝尊顯酷吏。流血千里。四海騷動。羣盜大起。攻城殺吏。幾成亡秦斬竿之禍。天子使吏督捕之不止。復使繡衣持虎符發兵擊之。又不止。乃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及小吏皆死。至此而武帝所以求勝於天下者。凡四變矣。以為文教不足以勝天下。變為酷虐。酷虐不足以勝天下。變為督捕。督捕不足以勝天下。變為勤討。勤討不足以勝天下。變為連坐。四變而四不勝。天子用法之意愈窮。而姦民避法之意愈巧。於是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言。大吏亦令小吏勿言。各以文辭展轉規避。文辭益繁。盜賊益熾。倚吏阻兵。大禍不止。然則法令者盜賊之庇蔭。而酷吏者盜賊之憑依。是又以吏民相察。而為上下相蒙之術也。嗟乎。法立而姦民淫意於法之外。法嚴而姦民亂意於法之內。令重則姦民之犯令滋輕。令密則姦民之漏網滋眾。吾以是知法令所以不足以治天下者。欲求勝於天下也。

王叔文論

作史者。衡千古公論之是非。而不徇一時私情之喜怒。則善矣。吾於王叔文而竊慨

唐順宗時史官之失實也。順宗賢主也。史既稱其在東宮常侍德宗。言裴延齡韋渠牟之奸。每當數奏。不假官官顏色。其待羣小若是嚴也。而又言其即位遽昵婦寺。使叔文得與內侍李忠言昭容牛氏朋比為奸。是何前後易轍若是速乎。德宗猜忌不君。史既言之矣。順宗為太子語及時政。叔文曰。太子侍膳問安而已。勿與外事。有如陛下以收人心見疑。何以自解。而又云叔文蒙幸太子宮。以撓國政。夫東宮既不與外事矣。東宮之人何由撓國政乎。叔文侍太子時。陰以百姓疾苦入告。史既稱其初即位時即罷宮市。禁五坊小兒戲。免進奉及各色逋賦。天下欣然。而又云當時道路以目。豈有貞元遺虐。剷除已盡。而尚結怨聚慝於道路乎。德宗以貞元乙酉正月崩。順宗即位。至秋七月。憲宗監國。旋嗣大位。計順宗在位不過六月。而叔文為學士。未幾遽罹母憂去職。煬竈稽神。曾幾何時。史何不於六月內直數其與八司馬所為不法何事。但云蹤跡詭秘。汲汲如狂而已。將何以服人心乎。陸伯冲通經學古。有功春秋。所稱文通先生是也。恬淡寡欲。官止侍讀。史乃以躁進列八司馬之首。柳子厚劉夢得。天下奇才也。史譏其伊周管葛。互相推許。遂謂叔文外倚奸回以擭大權。夫人臣以伊周管葛相許而稱奸回。豈以林父國忠相期乃為忠直乎。德宗朝置之者財賦也。叔文以財為國本。知杜佑賢。薦領度支鹽鐵。而史謂叔文欲以己副而常其權。

使叔文果欲攬權則當時聚斂小人如李實輩因而用之可以自恣今既逐實而用佑矣猶欲從賢者之後攬權媒利不已謬乎唐自明皇以來握兵者宦官也叔文薦范希朝掌神策軍以解其柄使此法不變則唐之社稷未易亡也史乃謂其奪宦官兵以自固使果欲自固則陰連北司互為黨援可矣奈何結怨樹敵以讐宦官乎殺叔文以快宦官并以兵柄歸宦官以釀甘露之禍而史為叔文咎何也唐之中葉所逆命者藩鎮也韋皋在西川命副使劉闢求兼全蜀且曰公如不與必有以相酬叔文欲執而斬之使劉闢既斬豈煩高崇文之討乎宰相不可縱闢使歸而韋皋掃除君側之奏至矣是年皋死劉闢阻兵稱留後次年求兼全蜀舉兵遂反殺叔文以驕叛人使强藩得執人主進退之權以成昭宣之變而史猶為叔文過抑又何也凡此數者豈非史臣徇一時之喜怒而不衡千古之是非者哉雖然叔文則固有以自取矣古之人臣將欲有為於天下必先度其身次度其君次度其時與勢叔文雖嘗讀書明治道乎然進由弈術官無勳勞資微望輕輿情難協則非有為之身矣順宗固賢主乎然風疾失音深宮決事猜嫌易生則非有為之君矣又況天步艱難奸庸滿朝德廟顧命無復大臣陸贄陽城就徵而卒老成凋謝新進未洽則非有為之時與勢矣叔文既昧於自度而柳劉諸賢又以年少才高勇於圖治當時斗筲齷齪之倫

謀望不遂聿興大謗嗟乎使叔文而小人也尚當於柳劉諸賢棄瑕錄瑜叔文既非小人矣乃以比匪之罪橫加柳劉并及伯沖尚得為公論乎吾獨惜元和歌詩首重劉白大唐文章並尊韓柳夢得之詩姑置勿論至於子厚竄逐之暇能以山水發其天懷怨尤憤怒不形於詞柳氏遺愛深入心脾可謂賢且達矣迺後之讀史者一則曰貞元邪臣再則曰叔文死友論詩則左劉而右白談文則抑柳而揚韓然不能明指四人之優劣何在而但曰叔文之黨華而不實者也棄其人并與其人之詩與文而并廢之蓋史官徇一時之喜怒而後人又徇史官之是非者也嗚呼傷哉

李闇孫詩序

余猶及見李忠文先生也己卯夏五先生以元僚重望講道螺江宮牆高峻苟非其人不敢望見顏色顧獨知余適余出赴郡試先生命其門人曾堯臣曰我欲識賀生子盍為我致之至則與偕來也堯臣傳命俾余執所業為贄清晨叩門已有軒車數十輛填塞街衢懷刺溫劵趨謁恐後者矣先生悉辭焉獨延余與堯臣兩人握手升堂促席而談且曰賀子方有名於世世將求全於子子為諸生時即擇正而從焉出而應世無所不正子其為天下全人哉余受教唯唯而出無何先生起掌南樞尋遷總憲甲申三月遂殉社稷欲復彷彿音容不可復得矣爾時先生之家孫闇孫方壯

門讀書余亦結茅深山逮窮道棘不得過訪而余已老且七十矣甲寅孟夏余臥病浹旬忽接聞孫手書并詩一函余扶杖躍起病為霍然及讀諸詩見其沈鬱矯健激昂頓挫之概已足廉頑而立懦矣而又原本忠孝傷椿萱而泣禾黍余乃把玩流連有感於乃翁忠文之言也昔者唐太宗得良弓以示弓人弓人不許曰木心不正所向必偏及見架上故弓曰此良弓也其木心正而理直此先生擇正而從之旨也越王以豪曹之劍示薛燭燭曰曹徒擅名不為寶劍及得耶谿之鋌鑄成示燭燭曰此寶劍也五色並現各不相勝不可指名其名乃全此先生名下求全之旨也今聞孫之詩夫既原本忠孝則固無所不正矣且原本忠孝而出之以沈鬱矯健使人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感而遇則固幾於全矣以是為弓則烏號也神臂也谿子少府也以是為劍則湛盧也干將也龍泉太阿也以是為詩則采薇蓼莪離騷之苗裔也由忠文正與全之旨而讀茲編然後知先生之諄諄於貽孫者蓋已於忠孝正直之中默誘我於風雅之林宜聞孫之過庭學詩而有得也

遊梅田洞記

遊之道有三於東山取曠於康樂取豪而子厚取幽取寂焉斯備矣邑東二十里為梅田從田中坌起石洞有三玲瓏空幻奇怪秀特之態飫人耳目遊人騷客豔稱之

茲不具紀。紀遊焉。蓋嘗屢至其地矣。憶兒時偕數少年。躡屩尋穴。舉燎而入。直達突隧。淒神寒骨。自喻適志。以為樂也。癸未八月晦日。偶與釋大治。過友人龍仲房家。飲酣。乘興遊焉。仲房善謳。治善笛。按笛發謳。嗚嗚嚠嚠。迸出石竇。衆竅迭應。破石穿崖引而愈長。謳闋。忽有弁而騎者數十人。擁戈鳴角而來。下馬張樂。樂在洞上。其聲在下。如墜如崩。既而馳驅田野。懸的習射。箭落鵠呼。角鳴馬嘶。皆與三洞聲相吸應。忽焉內洞礟發。石過響留。其聲鬱怒。百穴盡怒。如獅虎羣哮。如海潮疊震。如有百十霹靂交鬭穴中。排擊衝突。良久乃已。遂鋪茵羅坐。邀余三人為上客。剸肥烹鮮。痛飲至醉。揚鞭散去。仲房顧謂余曰。今日之遊。意曠而致豪。境幽而神寂。彼弁而騎者。助我樂興不淺矣。不識彼亦知此樂乎。余曰。亦各有其樂也。雖然。子厚氏不云乎。永州山水。凡有異態者。皆吾有也。永州山水閱人多矣。而有之者獨一子厚。前此者不得與焉。子厚去今千年矣。讀其書者。鈷鉧小邱。仍屬子厚。後此者終不得與焉。今茲之遊吾三人將何以消之哉。有以有之。則斯洞與吾三人共存千古。無以有之。則彼弁而騎者。其自視鼓角喝咤之聲。與吾黨之謳吟絲管均也。嗚呼。梅田之為梅田也久矣孰有之哉。遂相與賦詩而退。

譚烈婦八甎記

宋季永新鄉進士彭震龍帥八姓忠義從文信國勤王。信國兵敗。震龍猶固守永新同邑叛人劉槃者。初仕宋為大將。降元。引兵屠城。震龍等皆死之。是時譚婦趙氏夫婦聞變。抱其三歲兒。隨舅姑匿學宮。元兵至。殺舅姑及其夫。欲汙趙氏。趙氏憤甚。抗聲大罵。賊怒殺之。并刃其子。血流聖殿八甎。若婦人抱嬰兒狀。時元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也。有屠者伏梁上。出為人言甚悉。久之。有司謁學宮。見血甎。滌之不去。磨以沙石。又不去。復煆以猛火。乃更鮮明。其後明季知縣某以歲久甎壞。築土和灰石以墁之。其厚三寸。須臾血痕出墁上如前狀。至　清順治庚子。知縣王登錄復加墁焉。厚倍於前墁。血痕復出新墁上。如前狀。時已閱三朝四百餘年矣。余乃觀八甎而慨然歎也。方元兵之下江南也。駃騠騰雲。旌麾蔽日。雷轟電掃。海沸山搖。豈非一時蓋世之雄哉。然何以力足以斬炎宋磐石之宗。而不足以折閨閣芳烈之氣。勢足以逼錢塘。滔天之潮。而不足以滅升斗濺地之血。威足以壓二百州厥角稽首。而不足以禁一婦人切齒咋舌。則是江南已亡。豪傑已死。而趙氏之心獨不死也。夫惟趙氏之心不死。是以趙氏之血不磨。遙想其時慷慨之情。憤罵之狀。蓋已震天地哭鬼神。貫金石而薄日星矣。八甎淋漓。豈偶然哉。嗚呼。傷矣。火德衰矣。元運新矣。北轅駕矣。南舟覆矣。彼亂臣賊子。附欲助虐。以為聲靈與天無極也。豈知轉盼八十年。欲求奇渥溫

帝蹟雄圖於沙漠穹廬間。但有朔風積雪。凜人肌骨。而彼伯顏張宏範諸人。功業旂常。甲第鐘鼎。鐵券帶礪。已與煙草同其銷沒矣。若所謂叛人劉槊者。不但人骨俱腐并其子孫亦自削其家譜名字以滅人耳目。獨此八甎。殷殷斑斑。輝耀學宮。千秋萬世。傳之無窮。然後知彼時幅員之壯。兵威之強。以八甎視之。不過劍首一吷。蜉蝣一瞬而已。彼之亂臣賊子。過我宮牆。徘徊八十之間。其尚蹶然動心也夫。

髯俠傳

髯俠事有為之傳者。不如楚人周君岐言之詳也。君岐曰。髯武昌舟子。不告人鄉里姓名。髯長尺許。分五髭甚美。人呼為美髯艄公。目光如炬。獨操一舟往來吳越閩崇禎時。楚黃陳大巖者。有文名。訪友於金陵。僦得髯舟。見髯貌怪之。既登舟。鼓棹如飛暮宿見水牛十餘頭。浴於江。舫泊處。髯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投鼠。凡數擲而盡。其行止隨意。不擇地而泊。每至孤舟荒嶼。急灘迅流。留連而止。大巖患之。髯曰。吾舟所至。海倭所不敢犯。陽侯所不能怒也。君何怯焉。每過壇廟。輒詬責鬼神。叱咤不休。忽大巖見舟尾幔內有二八女郎。嫺雅似仕族子。益怪之。而未敢言。一日晚起。推蓬遙望。風吹酒帘。有惠泉字。顧謂髯曰。而能為我市酒乎。髯曰諾。即索百錢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女。胡從髯游。髯何人耶。試私語我。我能脫汝。女泫然曰。

妾杭人從父宦於粤西宦歸舟次湘潭盜夜刧舟殺妾父母一家十人投於江欲掠妾去俄頃髯從他舟走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乃爲汝殺盜者今汝父母讐已報矣吾將訪汝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爲汝擇佳壻吾義不汚汝勿怖吾也遂令妾入彼舟髯獨宿篷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入蛟宮探虎穴得虎蛟肉爲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知所語云何但見笑哭無端或登山而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醉復大哭妾不知爲何如人也語畢髯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吾有目不識異人遂相與共飲飲酣髯曰萍水相逢一言爲驗可乎君雖有文無科甲相無子以兄子爲嗣兄子亦無祿也大巖拜祈曰貴賤命也得一子承祧窮約所甘心焉髯曰無能爲也忽蹶然起曰君有子矣吾舟處女有福相知君未偶可配爲繼室此女當生五男以君相孤止得一男今日良吉言爲君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巹成禮悉以前盜所刧千金歸焉大巖既婚思歸髯一人自挽舟送至九江辭曰天下將大亂君其入山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大巖夫婦牽袂苦邀之不可絕袂復舟而去不知所之其後大巖所嗣兄子果夭所娶舟中女果産五男前四子殤惟季子存焉嗚呼自中原鼎沸以來天下之無人也久矣使得如髯者起而救之甯遽至此哉然如髯者朝廷雖得之不能用雖用之亦不能

竟也。君岐又言近有人自海歸。傳尋在海中倡義旅有功。尋棄去。入山辟穀不死。曾見其披髮仗劍於武夷絕頂。蹈空如飛者。是耶非耶。倘所謂神龍不見尾者。其信然耶。

僧雪衷傳

稱雪衷不知何方人。亦不自言姓名。國變後。所過題壁。稱雪衷子。遂呼之為雪衷。雪衷不誦經。不持戒。鄀笠蕭然。獨行踽踽於江楚閩粵間。遇故人贈以百金。令其住山。情行者荷負相隨。行者竊負而逃。絮衣裘葛。冬夏互用。而意氣豪上。詼諧笑傲。旁若無人。有贈以錢布者。盡以沽酒。飲必極醉。醉必大罵。罵已必撫胸慟哭。所寓多在村市。與近市儒生樽酒談文。終夕不倦。及拂其枕席。則皆淚痕也。好為七言律詩。搜奇扶奧。喜用險韻僻事。見者驚為刱獲。而雪衷全不經意。醉後走筆。頃刻數十首。有如宿構。所遊之地。詩必盈囊。臨去捲為大束。以付酒家曰。與爾覆甕。有持其覆甕詩示余者。余誦之終卷。不知其所感何事。所指何人。但見其悲酸沈痛。如猩啼。如猿號。如怒濤崩石。如淒風慘雨。知為英雄失路。搶地呼天無可奈何之辭也。嗚呼噫嘻。天耶人耶。胡為使彼至於此耶。乙巳秋八月。余買舟將下西昌。解纜之夕。雪衷來訪。出袖中古體一篇。端硯一方贈余。談笑甫洽。惆悵遽別。遂至雲陽訪劉安于於舊宦某中

丞家。值其聚飲。妄于挽之共飲。曰。酖。屢進。竟不與主人交一言。而把妄于之臂。語不可休。酒罷。怨指堂上所懸壽軸。熟視主人曰。誰搆此文。妄以忠孝許君。君亦儼然妄受。顏何厚也。主人以妄于故。忍怒佯笑曰。長老醉矣。遂辭去。入益陽。竟抵郭天門先生家。先生一見。即抱頭共哭。促膝細語。語罷相持又哭。留連三月。贈以金。令遊衡嶽下武當。自是江楚間無復雪裘杖屨矣。郭氏子弟問郭先生雪裘何人。先生默不應。再問。強答曰。雲間陳臥子。其故友也。復問其州里姓名。先生又默不應。吳人戴菊客永新。自言識雪裘。揚州興化人。姓李名仕魁。崇禎壬午舉人。累世通顯。魯王監國時。受翰林院官。余未之信。乃託新安友人滕公剡詢郭先生。先生督江右學時。余家前拔。而公剡則先生門客也。及見先生。猝然問曰。前日興化李翰林。今安往耶。先生亦默不應。自是竟莫有知雪裘者。

賀子曰。余嘗聞雪庵和尚事。以為奇矣。豈意三百年後。復有奇人如雪裘者哉。抑更有奇者。余友劉巨溟。國變後。出亡十年。有見其披緇在曹溪者。把其袖三呼之。瞠視不答。而吉水劉裴公言。其鄉人有縣吏齎公文入廣東。又寓於古剎。見一僧挑盞飯歸寺。憊甚。解衣揮汗。憩坐石上。其貌絕肖吉水舊令沈公石臣。吏駭之。試叩首通懸懃。僧祖避入內。良久不出。則已腰包潛遁。急追不及矣。沈石臣諱中柱。浙人。崇禎庚

辰進士。作吉水縣令。廉能為吉郡之冠。與余聲氣相求。頗洽。國變三十年矣。道阻且長。不知其出處何狀。未敢傳疑。然此盞飯僧則高人一等矣。嗚呼。彼何人者哉。

趙盾論　周篆

騎虎而不下。虎必患之。欲噬甚於路人。騎者知虎之憾己也。欲從而殺之。亦必甚於路人。及其子若弟拔劍而起。脫之虎口。則又從容指顧。漫言非我殺虎。彼實有然噫孰騎之。孰欲殺之。孰之子弟殺之。孰使其子弟殺之。不待知者。知其有在矣。趙氏自文公返國。漸執晉權。至盾而日熾。是以晉人畏盾甚於畏襄公。即世盾不思輯睦羣臣。正色以輔太子。而首開異議。背君命。抗夫人。排賈季而遣先蔑。以迎公子雍於秦。彼先蔑亦惟盾指揮。雖以林父之忠言不見納。則以晉之權莫出盾右故也。卒之晉國之難。不發於外而發於內。不作於諸大夫而作於趙氏。則所謂欲立長君之說乃其託辭。非實情已。無故欲廢之。不得已而立之。靈公其安乎。公不安而盾安乎。霍光謹慎過人。祇以昌邑之故。芒刺宣帝。況幾被廢者哉。非公殺盾。即盾弒公。盾內不畏公。外不畏敵。敢秦之後。無纖介之患。斯時也。盾甚安而公甚危。所以處心積慮必欲甘心於盾。豈盡為強諫哉。無如公權不重於盾。又虐而寡謀。前後左右。無非盾之私人。是以一不得志於麑。再不得志於獒。終不得志於伏甲。於是公謀露而盾亡。盾亡而穿弒。穿弒而盾還。謂非盾意。其誰信之。不然。穿之用晉。不專於盾。桃園之攻何以適當靈公享盾之後。盾未越境之時。不然。靈公之謀。彌明何自知之。獒亦豈明所

得擅殺不然何見責於董狐而覶據上卿終寘穿不問司馬昭尚斬成濟自解而盾并不究桃園剸刃之人是以春秋正名定罪書趙盾弒其君學者背聖人明如日星平如逵路準如權衡繩墨之經而徇掇拾會粹要刪未純之傳亦見其惑也禮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然則弒君之名必加諸有殺無赦之人假使董狐力能誅盾必不僅聲其罪為殺無赦而復予之以赦不殺明矣說者又因盾復見於經謂其非弒夫春秋千古爰書也殺之於前赦之於後此後世庸主不平之刑非聖人之所出也萬一異日者盾復先籍而篡晉豈得因其不當復見遂沒而不書與余故為之說曰靈公曹髦也董狐者魏之陳泰也穿者賈充而穿之衆則成濟也盾司馬昭也騎虎者也知憾己者也欲殺甚於路人者也使其子弟拔劍而從容指顧者也

淮陰侯論

將在軍雖未對壘必不令人入其壁而奪之兵欲入其對壘之壁奪其臨敵之兵雖施之庸人未遽得志況名將乎入之奪之又易於探囊捷於反掌則非但不可以為大將并不可以為裨將矣彼善將將者顧始終任之卒以之得天下其故何也夫條侯治兵孰與淮陰孝文論將孰與高帝條侯能不入孝文於軍門而淮陰反使高帝得至帳下孝文知灞上棘門皆為兒戲而高帝反不以可襲為病信是淮陰治兵不及

條侯而高帝論將出於孝文下也殊不知淮陰之所以輸誠於漢興漢之所以重任淮陰者俱於是乎在非淺見之士所能臆度也夫信以亡命一夫一旦起自卒伍之中立於諸將之上所統之卒既出於一時募從及關中所發子弟而自曹參以下之步將灌嬰以下之騎將皆帝所親信彼見帝至固已開壁門而待矣遑侯信臥起哉所以當時淮陰亦有未能拊循士大夫之言者此也且君有常尊將非久擅是以條侯能使其惟將是從羈旅如淮陰敢謂不聞天子詔而以此追罪其將士耶斯蓋淮陰明知己之軍惟漢王為能馳入惟馳入可堅漢王之心雖馳入而漢王必不疑己之不善將彼高帝亦明知非己莫能馳入信軍惟馳入而信始為漢用雖馳入而亦無損乎信之用兵此其故信不敢言帝不欲言默會焉而已千載之下不能窺測其隱反以此疑信之疏不亦淺之乎視信淺之乎視高帝與

主客

家居曰主來往曰客寄於人為旅久滯而無歸者謂之羈客耶主耶羈耶旅耶我皆謂之客而不以為主耶孰是無主孰是有主知有無之主斯為至主子旅主謂子羈客曰子謂我主也耶當我無我孰為無我我之無我我不得而主也當我有我孰為有我我之有我我不得而主也有我無我非我自主而敢謂子客耶雖然我既無我

不使我無我既有我不爲我有是必有主我於有無之先者由是觀之我與予與人皆客也旅也羇也非主也主我於有無之先者主乎天地陰陽今古者也不知此者是謂勾吳何謂勾吳昔者楚詆越爲蠻越亦蠻楚相與鬬於澄江之側勾吳人過而解之左其手曰爾居江茅蹊竹之間蠻孰過子而可以詬人右其手曰越誠蠻矣子楚人也何獨非蠻是故越亦蠻也楚亦蠻也勾吳人蠻楚越而忘己之爲裸國也蹁聱子遊緣陰氏之庭緣陰氏之庭多蟻冢疆於是伍於是蹁聱子蛙目而睒鸛翅以舞曰嗟夫四海一家也爾我一蟻也我非蟻故能蟻蟻然則遊塵之外者亦將蟻我矣

僬僥

僬僥之長不過三尺擧其類而比之又有長者短者閒以寸自偉以爲丈夫矣由既翁仲視之咸不出乎其脛天下孰非僬僥乎逞喜怒以蕩其情縱逸慾以淫其性而且鬬其巧以謀利窮其智以保位外其實以邀名夫孰非僬僥乎故自以爲智者不知其己愚也自以爲得者不知其己失也淫於數者之中而又辨其若爲賢若爲不肖者僬僥之長也僬僥無以一乎短長俗士無以與乎大小是故有大人然後有大小不聞李斯之語東陵侯乎李斯曰我聞防風氏之骨專車長狄僑如身橫九畝既

翁仲一食而盡粟一石。肉百斤。丈穀之輿。弗勝載也。飲於河。水為之涸。此亦可以為大人矣。東陵侯曰。斯之大固以外哉。形骸何足以當之。夫大人者。遊乎道之門。寢乎德之根。故全其真。彼夫紜紜何可以倫。江英子恚然。戚然。盎然。手足攣然。癘瘺癰腫然。弟子曰。噫。何不樂也。飲食無乃廢諸。江英子仰而嘯。俛而啼曰。予將。予將。夫將將而不知人將。人將而不知天將。夫將乎情者。喜怒是已。將乎性者。逸慾是已。利將庶人者也。祿位將卿相者也。聲稱將道德者也。其為癰腫也大矣。所廢直飲食哉。予將惡乎樂諸。且我於此得大人之道。而知之乎。夫將之中有蟲焉。以膚為天。以肌為地。食膏飲血以為五穀。以旦夕為終古。以一將為四海。洋洋愉愉。以為物莫我若也。見蟭螟而笑之曰。我處乎天地之間。食五穀之甘。極終古以曠觀。遊四海而迴旋。固有以全我天。汝寄生乎蚊之顛。而惡謀乎安。然則不自知者。將之情。故以所得矜。

書柳宗元傳後

年少而才高。則必自負。自負則必思用世。思用世則必輕進。輕進則人忌。忌則謗生。以疏遠輕進之少年。為忌者所謗。而能得位行道。未之有也。一旦廢棄。雖深自愧悔欲改其所為。卒不得奮。於是悲憤牢騷。困厄以死。亦足悲已。賈誼之才。特出西漢。然年少而人輕之。不容於時。不然。誼何如人。而終其身於一傅。子厚有誼之才。陷於叔

文之黨爲世所唾。夫欲大用於世。何但取旦夕之效爲。故以子厚之才能。優游持重。功業必爛焉可述。爲唐名臣無疑。顧不能遵緩之俟其自至。恃才輕進。爲忌者所中。一蹶不振。委棄南蠻。豈非子厚之過歟。雖然。人惟無才。有才而自棄。與無才同。古來有道之士。深藏不售。沒齒而名不稱者。何可勝數。故子厚之進取。不足深怪。且趙衰因勃鞮而用。王允因董卓而興。彼二子者。人猶至今稱之。子厚雖不自外於叔文。然未嘗妨賢害能。殃民蠹國。當日如皇甫鎛朱異之徒。皆非叔文之黨。而爲禍甚烈。人於子厚獨無恕辭。亦過矣。厥後子厚行誼卓然著於柳州者不一。我於贖質子見其仁。易播州見其義。講學明理。有君子之風。蓋與少年輕進之日。已大異矣。當事者不能棄瑕錄用。子厚雖有奇謀異術。忠君愛國之心。亦無所施。豈皆子厚之過歟。蘇轍程顥諸子。亦有黨人之目。當時皆以爲賢。子厚乃負謗終身。莫有能辨之者。此予尤爲子厚痛也。輕進者愼無蹈故轍哉。

秀水張氏雙節傳

彭孫貽

秀水諸生張三錫妻許氏。儒家女也。三錫執經於其父。其父賢之。以女妻三錫。許氏孝而賢。嘗刲股療姑疾。居數歲無子。媵高氏有二子。傳發。傳升。乙酉。三錫挈室避兵相家蕩。所在盜蠭起。盜窺三錫所挾貲。三錫弗悟也。時時語侵盜。盜劫其貲。縛三錫沈諸河。許氏將殉之。高氏止之曰。二子在。未可以死也。許氏挾二子與俱竄而免。盜聞之。圖并殺二子。許氏急藏三錫骨。攜二子遁入蘆區。依仲子以居。遂得全。張之貲既罄。二氏紡織窮日夕。僅足餬其口。亂既定。廉得盜。攜二孤哭愬備兵使者佟公國器。檄司理韓公充美收盜。竟抵法。人咸稱許氏之智也。能全身以立孤。終乃報之。夫君之於臣。夫之與婦。其義一也。國危君死。食君之祿者。能委身一致。無所改事。亦已難矣。能死之。未必能報之。死之易而報之難也。況出於二女子乎。卒也捍大患。報大仇。可謂智勇者乎。夫亦激於義。則其勇生焉。斷於勇。則其智出焉。非智勇之難。盡於義者之難也。斯二氏其全也。許氏復爲二子拮据。皆受室。凡十四年而許氏歿。高氏教二子有成。傳發有名諸生間。傳升經營治生以養母。益擴其先業。又十餘年。高氏年已五十餘。人咸稱二氏之苦節。一死一生。皆不愧亡者於地下。列狀上有司。學使者李公廷桂采之。表其閭。鄉先生咸爲詠歌贊頌其事。貽因二子之乞言。樂得而紀

之。夫委身盡節。士君子之高行也。報仇以立孤。俠烈者流所難能也。二氏抗節於流離險阻中。既全其身。復全其孤。終使鑽其仇以謝所天。可謂奇矣。且夫易代之際天家之嬪御。王侯之姬姜。流落人間。衣冠子女。靦靦隱忍以就俘畧不少也。張氏在寒畯之門。二氏咸保其全節。不又世之所希覯者乎。表之曰雙節。宜哉。

國計論

蔡方炳

財計之係于國也重矣。但利權宜合不宜分。利源宜公不宜私。而卒未有明乎其說者。何也。夫斂散及時。出納由己。此利權也。若十羊九牧。徒費事功。則彼此不通矣。視人猶己。損上益下。此利源也。若卭夷淵竇。不知本末。則上下俱困矣。嘗觀周禮一書。半論理財。而其權特重于司會。如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均之為理財之官。自宜屬于太府。而一唯司會主之。蓋會計之權重。而後糾察稽攷得行於諸府也。斯周人所以為善理財也歟。漢自高祖立法。舉天下之財賦。盡入于治粟內史。而有計相以總之。尚書以會之。計簿之職。何其嚴也。自計相不再除。尚書無專責。于是計簿祇成具文。雖督責三公。檢其欺謾。然終不能得其奸也。唐自太宗立法。舉天下之財賦盡入于左藏太府。而有比部以檢覆之。殿院以臨莅之。度支以量出之。總核之詳。何其詳也。自假取憑于豪將。帑藏司于宦官。而徵斂無度。計簿徒存。究觀黃龍之詔旨。反覆杜牧之罪言。豈非痛感于時弊而為是言歟。在宋則四方貢賦歸之三司。凡計司衙司磨勘司之官。皆其所統。外而轉運。內而帑藏。皆其所察也。自元豐改其官制。而若簿籍。若積貯。咸不隸于三司之稽察矣。在明則四方貢賦。掌之戶部。凡諸部諸寺諸監。皆得按其盈虛。以至為存留。為起解。為撥補。皆得操其贏縮。自軍興急而邊鎮

之疾呼司馬之督遣主兵者動以誤餉之罪責司農主財者自不容以出入之數衡民力矣所謂利權宜合不宜分者此也若夫周禮之有司書也漢代之有主計也唐之度支宋之會計明之黄册也其生齒之籍圖地之宜調度之多寡賦收之厚薄其名其色其物其數莫不備具非好為籌畫之繁而區區于銖積寸量之利也蓋欲通天下有無之數起人君仁儉之思使入之多于出則知其無妄用之失出之多于入則知其有輕費之弊故不加賦而足國用漢之所以自儆也增羨財以避徵文唐之所以自敗也勿以充溢生侈心宋之所以盛也專以加派浚民命明之所以亡也所謂利源宜公不宜私者此也第富國之說英主之所樂聞而謀利之臣貪主之所樂用故有武帝而宏羊進矣有肅宗而第五琦見有德宗而延齡相有憲宗而鎛異寵矣有神宗而安石專矣是皆非大無道之君而侈心既生則好利好利既切則剝民及至海内凋耗國勢分裂有隱受其病而不覺者有身被其禍而終不悟者悲夫悲夫彼其一念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不可勝盡一念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不可勝言殷鑒非遥奈何忘賤貨貴德之旨而使言利之士得起而中之乎苟能泯乎耽慾黷貨之念則常賦之外不必別立名色以徵斂之上供之外不復希冀進奉以宣索之究計者亦得體軫恤之意布寬裕之政而仍重其職久其任自不至以

籌算為迂闊而視財穀為緩務也

錢幣論

聞之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不可以一日止此非獨上下之相通而亦盈虧之相乘若止而不流當名之為池不得名之為泉矣故天下財貨合于道所自然之符者無如白金而獨患其不給于用不得不以錢佐之第欲易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為布帛菽粟之用非藉馭富馭貴之權不足以奔走役使乎天下也夫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以制權因權以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昔漢文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彼其竊一日之權尚足以萃四海之貨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然古之聖人鑄金以救民于水旱之餘不過因民之所利為貿遷有無之藉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國之經用資焉矣既單穆公肇子母之說後世于是有輕重之制有直當之法如周景之大錢秦始之下幣漢之為莢錢為八銖至輕之為三銖重之為半兩惟漢武五銖之式多不加輕少不加重其制久而無弊他如蜀之直百吳之當千愈變而愈重矣晉之四分沈郎宋之萊子荇葉甚而曰鵝眼曰線環愈變而愈輕矣此輕重迭更之弊也若元嘉之制以一當兩赤仄之制以一當五乾封太平之制以一當十赤烏大象之制以一當千乾元之制徑寸者當十

而寸二分者當五十。夫天一地十。生成之數既定。累一至十。累百至千。秩然不可躐等。如舉一而可以當十當千。則天地生成之道息矣。況一寸之徑與寸二分之徑均之為錢。何若是其差別耶。此直當迭更之弊也。彼其時雖輕重直當之不同。而其權未嘗不操之於上。奈何聽民自鑄。始於章帝。放鑄之議出於九齡。縱弛禁罪。遂未敢以其法為然也。自宋迄明。鼓鑄之地最廣。鼓鑄之數最多。錢之流行亦最盛。而錢弊日滋。推原其故。非患錢之不行。而患錢之不繼也。非患于真錢之難行。而患于偽錢之錯行也。非患錢之不行於小民。而患錢之不行於公上。而因以不行于小民也。夫錢之所以不繼者。由銅少也。銅出于山。固有時而竭。然亦由泄之者衆。與耗之者多。東南高艣大舶。所來者皆詭特之物。而以中國之銅市之。以有用易無用。泄之於外境。一往而不復還。又家人之器具。浮屠之佛象鐘鼎。其耗亦復不貲。誠一切禁止而歸其銅于上。非獨絕私鑄之路。而銅饒則錢多。此一法也。偽錢之得以錯行者。由惜銅而愛工也。人情趨利。若水之就下。而不可止。以一倍之銅獲數倍之利。嚴刑督之。固已不止。利可必得。刑不可必得。即得之有獨害。猶有獨利也。今能不惜銅。不愛工。而又操事於至平之間。錢千文權白銀一兩。計其本亦畧相當。其稍贏者為官工之費。則民亦安所利而為之。而奚俟夫厲禁乎。且私鑄者利其錢之行。而受錢者利其

錢之遞行。吾之錢輕且濫惡。而直又與公上等。則受錢者謂直等耳。必不受輕且濫惡者以自困。而私鑄者為公上之錢。不可以得贏。不為公上之錢。且復不之售。而私鑄者絀矣。此又一法也。錢之不行于公上。而因以不行于小民者。由出入之不齋也。今天下一家。尊在一人。雖州縣異名。已不如上世各私其國。僅以一國之物供一國之用之勢。地無不可至。物無不可通。小民亦安有不願行者。而往往以不行之咎。責之賣菜之傭。荷擔之子。不知行法令者。當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誠能於田賦戶賦則兼收錢穀。商稅例課則純用收錢。賜予祿養則銀錢兼支。市易工役則惟錢是用。此謂自朝廷始。而上下交會。血脉流通矣。此又一法也。嗚呼。穀粟布帛。民之司命也。然生之有時。阜之有地。成之以力。既不可以易得。且千疋為貨。事難于懷璧。萬斛為市。不易于越鄉。惟錢之為物。出于山而無窮。出于人主之口而愈無窮。轉于小民之室。輕可挾而細可分。得朝夕贍其所求。而更不可勝窮。特錢不能自為用。因民之急。與上之力。而後有其用。錢不能自為輕重之體。合己身之多寡。與萬貨之盈縮。而後有其輕重之體。是因民之急。而後君上之權可行也。致萬物之盈而不縮。而後錢之多而不寡者可御也。此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至若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而託之於官。且特以佐鐵。非所以佐銅。可以行於蜀。不可以行

于四方。即蜀亦奈何可經久行也。非獨交子不可以佐國用。即楮鈔亦不可以佐國用。何也。鈔者。全乎人主之權。而于人情物情。俱有所不合。況一經折閱。或至浥爛。即不可復用。始以值千文者。究至不值一文而止。此末世因惑斯民以濟一時之乏者也。于利權何當哉。

校刊朱子大全文集書後

論人者必取其平生之言考之。而其人見焉。況乎接往聖之宗傳。垂後學之標準。如考亭朱子者乎。今儒者童而習。長而遵。莫非朱子之言也。習之遵之而聞道之人蓋寡。則又何也。朱子之學。有體有用。合內合外。溯流以窮源。即末以知本。教固因人而施。詣亦與年俱進。朱子之為朱子。未可淺窺而得也。以其博綜羣說。反覆講究。精研體認。求合聖賢本旨之苦心。不得以朱子為依文解義也。至于信道之篤。求道之勇。踐履之醇。涵養之密。持守之嚴。經綸之裕。出處之正。靡不造其極。而幾于無閒。後之人。非朱子而朱子不加損。尊朱子而朱子不加益。徒多其辯說。以起紛爭之端。皆未讀朱子平生之言。以見朱子之為朱子焉耳。朱子故有大全文集。歲月浸久。版磨滅其書不槩見于世。竊嘆吾道一缺陷事。適余友臧子喟亭。具有同心。相與竭蹶從事。始丁卯秋。迄己巳春。告竣。原集一百卷。又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其有續有別者。蓋

集既成。復搜採得之。故另附于後。初無所分別於其間。余竊慨是集不出朱子手定又不由入室弟子所編輯。惟片言必存。而統之以類。又未嘗就類而編之以年。致使後學莫尋其言之先後。而為多歧所眩。定為晚年者。或未必盡出於晚年。然多聞記誦。大都是少壯精力有餘時功夫。若晚年進境。未有不去泛濫而歸緊要。去安排而歸灑落者也。即以吾輩讀書行己處驗之自知。乃故反之而指為初年未定之論。似亦失之矯誣。余鈍根盲識。未窺朱子之藩籬。况前人且未能攷據編輯。余何敢妄有更定。故悉依原本。即續別二集。亦未依類附入。惟字畫魚魯之譌則正之。苟屬疑似甯仍其舊。聊存吾兩人慎重不茍之意云爾。天下後世精心以求之。徐思而自得之。以見朱子之為朱子。不惑於紛爭之論。而相期為聞道之人。斯集之有裨于吾道。豈小補哉。

書韓中丞世琦蘇松減賦疏後

予讀韓公減賦一疏。而不禁為萬世吳民額手也。按吳中為古揚州之域。厥田下下。而今于海內稱上上焉。夫同此土壤也。何昔瘠而今沃。若是其不侔歟。閒攷之傳記知吳地殷富之名。蓋自錢武肅王時昉也。何也。武肅時。中原鼎沸。獨吳地藉武肅保障之力。晏然無事。由宋迄元。殆數百年不罹兵燹矣。生聚久遠。故人民繁庶。初不由

地力之豐與物産之饒所致也。況乎今之所指爲殷富者。亦第以商賈雲集。繁煙鱗遠而言。究則浮而不實。有文無質。若糧稅出自田間。則壤成賦。相去不遠。奚至今昔頓殊。而且較接境之常州。賦額獨倍哉。夫明太祖平定天下。獨吳民爲張士誠死守。抗明師最久。城既破。將盡屠其民。劉誠意言吳民必不反。何必盡殺。不若重其賦以苦之。載在平吳錄等書。班班可考。誠意進言。特以救數百萬吳民之命。出于一時之權宜。豈意重額示懲。遂爲三百年相沿之成例。小民終歲勤動。而輸于官者。十居七八。加以水旱不常。軍興浩費。額外浮派。苛斂耗贈。橫肆鞭笞。民之所存無幾。故貧不聊生之狀。難以圖繪。蓋自明末而已然矣。況田之所以爲下下者。又非無據也。他省之田。歲皆兩熟。吳田止有一熟。其有稻一熟麥一熟者。惟高田則然。水田大都不堪種麥。麥亦不能多收。較之兩熟者上下懸絕。而猶以吳田爲膏腴。不甚冤乎。九州蒼黎。莫非朝廷赤子。何忍循前代之虐。以重困此一方民。故趙按君言之于前。今韓撫軍言之于後。非實見東南積困。茹苦莫訴。奚爲而出此救焚拯溺之謀。但成例難以驟更。而又當蠲赦頻頒。國計告匱之日。機尚有待。將來兵戈偃息。帑藏充盈。膺聖仁慈。曠然爲吳民解倒懸之厄。免剜肉之慘。或得如宋初王方贄更定吳中稅法。每畝出米一斗。或得照常鎮額例一體供輸。斷以此疏爲其始矣。

書韓中丞世琦省存餘耗疏後

嘗聞漢臣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語與唐史進羨餘以媚君上之事每訝其不倫而猶幸近世無此舉動今讀韓公請免省存餘耗一疏乃知人臣心術不同古今殆如一轍也夫糧之有耗朝廷明禁之旗丁陰索之方且禁之不能而忽明開一例曰有旗丁勒索未盡之餘耗可佐司農軍餉未足之急需旗丁聞之將執此為例曰糧之有耗朝廷實聞之非私也于是耗贈幾同正供可以勒索而無忌憚設更有州縣額外加徵亦得援以為例曰朝廷固取省存之耗矣則所謂禁勒耗禁濫徵止成具文而已原夫始事者之心豈真採漢臣遺意倣唐史餘風乎特未深思其害焉耳予因是而推之如役田花利也學租銀兩也並徵充餉矣亦曾思二項田畝所始乎因差役煩重于里中富人捐資置田公收租米除完納正供外以田中餘利津貼里中役費誠有合于富者輸財貧者輸力之義今乃以役田花利歸之公家在承役者津貼無資固已苦矣而每畝需納花利銀七錢一畝所入完去糧折安得有七錢之餘里中歲歲賠累遂以昔日好義之人為罪府謂蘇吾困者適以重吾困者也學田之始亦當日上臺有司敦崇學校置田收租除完納正供外以田中餘利為修葺考課之需并以助給諸士之極貧者後人不體此意徒飽蠹腹則清理之俾復舊制可也即不

然猶餼羊空存可也。今亦徵學租以入公家。學役不能賠納。勢必取盈于佃戶。佃戶畏累。則棄田不耕。田不耕則不特學租無辦。而正供亦將缺額矣。夫舉一事必當思其後日之為民害與否。且當思此項所從來。果為公家當取之財與否。使為公家應取之財。久當入之額賦。其不入額賦者。皆非公家所得取也。特因司農仰屋之時。故言利之臣。進此多方搜括之術。得韓公以救其誤。

聖明在御。仁政旁流。當不惜幡然反汗。必且有繼餘耗而議革者。予故僭引其端。以備當事之採擇焉。

國學扶輪社印

秦論

馮景

秦自用兵滅六國。其兩軍殺傷相當者。皆不計。計其大者。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殺三晉之民數百萬。而其斬首虜之可數者。坑長平。（前後斬殺四十五萬）攻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取陽城負黍及趙縣。（斬首虜共十三萬）華陽。（斬首十三萬沈卒二萬）平陽。（斬首十萬）丹陽。（八萬）宜陽。（六萬）修魚。（八萬）石門。（六萬）之戰。又百三十餘萬。自古取天下殺人之多。未有如秦者也。而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之言。其不信矣乎。吾嘗考秦得天下之由。及亡天下之速。乎定其功罪。乃知功莫大于不淫。罪莫大於好殺。何也。春秋列國之君。以好色荒淫殺身亡國者。不可勝數。奪人妻。孔人女。宣淫于朝。烝報于宮。其禽獸行之尤穢者。衛納子婦。齊通女弟。新臺敝笱狐綏之詩。聖所深誅。垂為世戒。而秦之諸君。有一於是乎。始秦用戎俗。男女無別。孝公大變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此興王之本也。桀放以末喜。紂殺以妲己。幽滅以褒姒。夏書曰。內作色荒。未或不亡。秦由是道。世守弗替。卒為天下雄。故即后有爽德。而君無慆淫。雖以始皇之剛戾。而於巴寡婦清則客之。特為築臺表貞。則其治之所尚可知矣。刻石會稽之頌曰。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六國之君。未有及此者也。雖欲無王得乎。傳曰。貪色為淫。淫為大罰。蓋淫之

罪浮於殺矣。是何也。殺人者賊其一身而止。淫則僇辱及其人之三世焉。然則秦所以得天下。由於不淫。非嗜殺也。光武至邯鄲。劉林進說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光武不答。去之真定。不嗜殺人。果一天下。秦唯嗜殺。乃其所以速亡也。孟子不云乎。由其道不變。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秦二世而亡之效也。其言信。

范增論

蘇子瞻論范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吾意不然。秦所以速亡。鉅鹿之戰也。戰鉅鹿而勝。羽將之也。羽得引兵疾渡河。九戰而大破之者。殺卿子冠軍而代將也。不殺宋義。則羽不得將。羽不將。則鉅鹿之戰必不勝。戰不勝而秦亦不速亡。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其興也如火焰焰。增曷為去哉。且宋義之不能軍也審矣。久留安陽。不恤士卒而徇其私。此其當誅也。微獨羽。雖沛公亦必斬其頭於帳中。亡秦之機。實決於此。故君子於殺宋義事。皆為羽功。不為羽罪也。史稱增年七十。好奇計。吾謂增老悖人耳。凡為羽計皆左。何也。沛公來鴻門。止從百餘騎。而餘兵在新豐。號稱百萬。此何異一跳牂入羣虎之穴。其滅也易。增果能用奇。第伏萬弩於酈山芷陽間。沛公間行將安逃死。明知君王為人不忍。而顧欲坐上擊之邪。一夫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

不敢止。五人間行至霸上。百萬之衆不能防。沛公君臣。一出一入。如履無人之境。安在增能奇計也。然則增宜何時去。吾以為當在新安阬卒二十萬人時。羽逆天逆失人心。垓下之亡職此矣。當有嗜殺如羽而能一海內者乎。沛公嘗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禽。吾謂雖用范增。無救於敗。增即不去。羽亦必亡。是不能當陳平。矧敢望三傑也哉

讀柳子

予嘗讀唐書觀王叔文之黨。所謂八司馬者。皆天下才子也。而陸淳劉禹錫柳宗元為冠。柳子之才尤奇。其位最顯名最下者。韋執誼耳。韋之才不及柳甚遠。特以叅附叔文最先。引用居相位後。迫公議時時有異同。遂與叔文敵讐。彼執誼且然。則柳子之不為黨人用。斷可知也。今以柳子之才。肯附叔文。同中書平章事。豈足道哉。史第言八司馬為黨。卒無一事可實者。其黨之罪。以斥劉柳者。既以黨得罪。尚欲以柳易播。是其同道為朋。不以黨為諱也。且夫叔文固小人。然素自愛。其過在專權自用。欲誅宦官。強公室。反為所勝被禍耳。亦無他殃民誤國之罪。觀順宗實錄。如罷宮市。貶李實。停月進。出宮女。禁五坊小兒。遣教坊女妓。禁容州所進毒藥。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及叙用姜公輔蘇弁鄭餘慶陸贄陽城於貶所。史皆稱其人情大悦。而叔文侍東

宮時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順宗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則其人機織。亦非無深識遠慮者可比。因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之。然則劉柳無求於叔文。而叔文引劉柳以自重。此則情之所有也。奈何後世君子不察。遂斥為黨哉。顯宗得其錄。繫治數千人。如尹興陸續梁宏駟勳輩之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凡僉壬將大有為。必陰疏天下名士。漢楚王英謀逆。陰疏天下名士以自助。事敗而及焉。所謂楚國亡猿。禍延林木者也。幸當時大賢如陽亢宗陸敬輿皆未聞詔而卒於貶所耳。設為引用。亦誅二公為黨人否。在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今已千載。猶爾邪。宋子京作柳子厚傳。言衆畏其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今讀貶永州後與人諸書。既不文過。又嘗自訟。此君子引咎傷痛之詞。則然。而後世且據以為口實。嗚呼。小人論古無識。亦見其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也。今其文自在。千古學者。果平心易氣。讀其書。又觀其行事。沒且為明神。而生肯為姦黨哉。

贈吳征吉序

蕭山吳子征吉。以本富鳴於邑者八世。世世樂善好施。吳子高識尚義。喜結客。四方士至其邑。必以吳子為歸。曩予渡江訪金明府。因主其家。恨相見晚。吳子盡見其邑

豪俠咸交口推吳子賢而予尤多其救災捍患保全鄉里之功也歲癸酉甲戌間浙東荒於旱時紹興守有移杭倡賑之說於是山會虞暨姚嵊六縣之饑人三千闖風來杭者接踵而實無賑備上下震駭慮其來將為亂於是杭之東門不啟每人官給一宿舂以兵衛趣遣歸歸且病者半暴者半所過驛騷既涉西興蕭人大恐吳子聚族而謀曰吾儕殫今歲儲予饑者人斗米錢五十文乃可以免然止宿必以寬閒之廟飽餞必於往來之途此非吾族所能辦遂投袂起自西門撓於東門曰六邑之人皆吾鄉鄰也今若饑荒失望於杭而道吾里以歸鄉米與錢我則予之今夕之宿家出薦一領粥一盂蘿蔔一碟持以餉於廟可夜保無事詰朝亦如之其行也家家橐饘峙糒於門首自西徂東行且啜不崇朝而戎毒除矣否則難生皆讙應曰諾已而餓者帖然過蕭皆德吳子有泣者張中丞聞而賢之以禮延見欲旌其閭吳子曰為義動也且紓禍非邀福也今萬人共事而一尸其名名之來怨之招矣敢辭中丞曰善是田基辭賞於趙鞅之義也吾見不及此益賢之噫吾見若世之富人牢縢固鑰其財視人急莫肯費半菽一毛之損卒亦耗其所藏甚或聚而殲旃如孫舊石崇者豈少也哉人以為富而不知天之窮之也何也所貴乎有財者為能施賑也積而不用反致殺身斯不亦窮矣乎故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而華封

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多事之有吳子化多事為無事惟其能分而遠殃也善人富則一鄉蒙其福又能逃實以避咎吾是以多其義而高其識其長保富也宜哉吳子曰是年田無穫又殫其儲一家皆食糜若與六邑餓人分患然予曰漢鄭泰結交賢豪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張奮分損租奉賑邺宗親雖至傾匱施與不怠史書美之然泰市名而子市義奮邺宗親而子邺鄰邑又賢於公業穉通遠矣

山雌集自序

無象無言者天也忘言忘象者聖人也予非聖非天意得而已矣得意亦不能忘言得言亦不能忘象其山雌之肥乎故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弗善也予亦樊中之畜也神王而意彌善何居乎熙熙焉皥皥焉局一室之中若江湖之適無他心大於八極也不知我之為山雌邪山雌之為我邪吾有聞於揚子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下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惟其不臞吾是以樂吾之肥意得然然逌韻其顛

義士藍九廷序

丙子冬日予行清和坊避雪宗人藥室有壯士睅目豐頤長不滿八尺而腰大九圍敝衣穿空望見予腼欲前致辭予奇其狀貌揖以入宗人舉手欷歔曰公無然此齋

人也。壯士慚愧而退。時雪霰，予乃踏街而走，追及壯士而問之。對曰：身姓藍，名九廷，山東人，少為糧船篙師，南北居貨貿易，致千金，散與窮親故立盡。隨之臺灣，今夏乘海船北歸，至四明，遭風覆溺，身攀木緣崖，得生歸而無資，以是行乞於杭市，得三金可抵家矣。予憐而止之宿，醵錢告同志，事立辦。九廷大感，明日將行，予夕飲之酒，酒酣，九廷拊髀歎息曰：身亦曾讀書，了了明大誼，少時卻賄，為烈婦申冤，人稱義士。今不幸遭患難，飢餓瀕死，竊自念天道苟可知，決不填溝渠異鄉。果遇公，獲濟。予因問烈婦為誰，對曰：徐州海烈婦者是也。康熙六年，烈婦堅拒旗軍林九功，夜穴艙強姦，自縊死節。方是時，身卻九功賄，鳴官，官來出屍米中，玉色如生，袒衣窮袴，皆牢縫如裹革。言未既，予離席鞠膝，酌九廷三大觴，亦自觴曰：馮景何幸見義士！吾故知君非常人，果然。且君非遭海風覆舟，予奚由見君？君亦奚由至吾前述三十年已事？予將奮筆表君，使百世下知有篙師藍九廷者義士，則天道果可知也。九廷喜甚，罷酒就寢。雞初鳴，起，篝火磨墨索予書，書已，天亦明，九廷再拜別予去。

仁和陸孝子傳

予嘗觀吳門黃孝子端木萬里紀程一編，輒心悲之；既又為之喜。蓋孝子父含美宦滇，兵阻，孝子徒步走萬里，間關辛苦，卒尋父還里門，何其辛也！悲莫悲於仁和陸孝

子。孝子名承祺。字又祉。父夢蘭客死粵西鬱林。時方軍興。踰年而凶問至。承祺與弟承祚年尚弱。號慟。拜辭其母王氏曰。兒不得父骸。不生還矣。家酷貧。二子煢煢走萬里。道乞食。其間疾風盲雨之所飄搖。懸崖絕壑深谿仄彴之所危恐。山妖水蜮猩鼯豺虎睢盱而上下。而又有烽煙戎馬關壘譏呵之警。卒至鬱林。入鬼門關數十武。有老嫗賣糜以給餓者。二子踵問父櫬所在。老嫗指叢箐中云。彼纍纍遺櫬。率朽敗不可問。傳聞是中有浙江人。是耶非耶。二子乃詣前。刺血滴骸。凡閱十餘棺。皆格不相入。二子拊膺叫天。哀感行路。而忽遇父故人。道櫬在蕭寺。二子隨以往。撫棺一慟。皆隕絕。時聚觀者見二子死。大呼孝子孝子。急以水漿灌其喉。久之承祚甦。而承祺竟氣結不屬死矣。承祚孑然匱兩骸。左擔以出蠻煙瘴雨之鄉。繭足蹩躠而還。家報母。母已蓋棺數日。先是承祚道遇鄉人。寄書歸。母慟嘔血曰。不意吾兒先我見夫子於地下也。既卒哭歎曰。夫櫬已歸。吾何戀。絕粒六日而歿。蓋景得交又祉季弟承烈。故聞之詳。其宗老冰修常爲景言。睫必淫。嗚呼。誰之不死。而節孝萃一門。姓名光千古。景始而悲甚。既又未嘗不大喜也。承烈年十四。哭諸有司之庭。請祀承祺學宮。而載節婦孝子於郡縣志。如其請。嗚呼。承烈亦孝矣哉。

貞女陳三淑傳

女子。許字人。未聘也。所字者家。以貧辭。母欲改字。卒不得。守志凡八年以死。死之日。聞者莫不流涕。皆曰貞女云。女子姓陳。名三淑。杭州錢塘人。武略將軍某之季女也。自兒時不喜偕羣兒嬉。言笑不苟。毋不可于意。輒怏怏累曰。人悅之萬方。終不啟齒。以是羣兒憚與遊。亦坐是失母黃氏歡。稍長。知讀書。竟日不倦。十歲遂通孝經二南列女傳義。十五學作詩。率咏古史節義事。每成一篇。則坐而微吟。吟罷哭。哭罷復吟。吟一再。已燒其稿。香爐煙勃勃。疏櫺間與香氣雜。如是有年。并焚其筆。不復詩。歲丙辰。杭城為採選訛言。一時嫁娶殆盡。貞女年十九矣。父倉卒用媒妁言。許字同里沈某之子煜。煜後以家貧廢業。客遊雲間。不果歸。煜之父因媒氏以辭婚。貞女不知也。時貞女父從戎於滇。母操家事。復用前媒妁言。改許富家子某。納采且有日。至是貞女聞。哭不食。母勸之食。曰若是死耳。何食為。富家聞。亦卒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其後貞女父戰死無後。後其姪。則貞女兄。兄賈人。惟嫂言是聽。貞女雖有妹。乃兒時素憚者。亦與其嫂兄覩。於是一家之中。咸憎貞女。而前媒氏又貞女同母舅也。勸其母改字益力。母與兄決意字富家子某矣。度貞女不可。則先揚言曰。沈郎已娶。守此何為者。冀以絕貞女望。貞女聞之。被髮大慟曰。其然。兒亦不復再適人。徑起引刀截其髮髡首以訴母。一家皆驚。乃不敢復言姻事。貞女自是遂有病也。壬戌冬。病益甚。或累

日不飲食焚香危坐閉目一室家人與之語不答有時哭極哀鄰人徐西泠者俠士也每聞垣內哭詢而得其由悲傷其志乃造沈煜門以故告煜適歸自雲間意陳女已嫁久聞是說殊不信西泠奮然曰女子志如是不可負也吾勸其母矣若即貧非吾能代若備婚禮煜唯唯越數日將就婚母復為說五不可徐子又以事東渡江事復寢癸亥春二月貞女病不起母始以媒言招沈煜煜乃往其母命登樓省之貞女方寐呼曰沈郎至矣貞女遽寤手自下帳帷斂面煜問可有言乎貞女徐曰既有成言何為又他娶也煜辯其誣貞女都無一言惟以袂掩淚煜睇幅巾其首知向所傳非妄顧貌雖瘠膚色如玉亦謂病可起者煜既歸貞女泣不已已而歎曰彼既知吾心吾死可矣遂絕食并藥不御越一日而貞女死時為二月二十九日煜既見之後二日也年二十有六斂時身輕如蛻面目猶生胸中熱氣蒸衣外

馮景曰以余所聞陳女生死一于貞道路之人皆賢之不虛哉不虛哉不更二夫謂既字者此猶難矣夫家貧既無復望其於煜亦初未之見也而守死若是不棄其父倉卒一言自非大孝孰能至此乎煜為余中表弟又同居故習知其事陳女自足傳余為序次使採風君子後有考焉

奇奴傳

甲子秋。

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跽伏道旁。大呼萬歲。

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

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

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為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邪。為人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繩縶頸。獸畜之。死則裸而棄諸野。烏鳶飽其肉。風沙揚其骨。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即揚大名耳。若即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一以欲死也。吾為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為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即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迺為人奴者言邪。且

皇帝仁聖。固能虛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耳。儒其行。真奇奴也已。

俞老僕墓誌銘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為讐家所陷。囚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為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儕輩憚之。然事主恭謹。老僕析新姑茂山。家中爨不乏。嘗山行遇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袪。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邪。絕袪以去。時年七十矣。予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誡。予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為矛。與鄰兒十輩戰於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稱。亦召之使戰。老僕聞。笞子數十。予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竈下。望新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予年十二。猶數望新。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怍。遂大奮於學。然猶歸家數望新。念老僕不念石也。康熙癸丑秋。敝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為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耄矣。不能入山析新。猶自扶杖至江干。問新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予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於予。凡三易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耶。予遊京師。上書當塗。名聞

天下。老僕嘆曰。此眞相公矣。遂稱至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亦種種矣。悲夫。六月二十六日病沒。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爨者告市薪。予益泣。斂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

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蒼頭略相似。破格銘之不必謚。

與吳漢槎書　　顧有孝

與兄言別已累歲矣。關河遼濶。通問維艱。遐念昔遊。曷勝悵惘。然患難之來。當以心制境。不當以境役心。處處體認。則順境反不若逆境之受益矣。夫子不云乎。陳蔡之閒。某之幸也。孟子舜發畎畝一章。實發明此語。弟讀史書至句踐之棲會稽。重耳之過曹衛。輒掀髯而笑。兩君老謀壯事。皆從此而發。因知庸庸者多厚福。非天私其人。止不屑以患難鞭策之也。假兩君遭遇昇平。沈溺勢利。雖與曹衰衛靈同其碌碌。亦未可知。今之勛業爛然。聲名蓋代。若此。拜會稽曹衛之助匪細矣。漢槎足下勉之勉之。荀卿氏有言。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願漢槎詳味其言。則目下漂流絶塞。家室流離。亦作會稽曹衛觀可耳。由此而豎起脊梁。潛心理道。以上承天意。則今日之忌兄禍兄者。非兄之益友耶。漢槎勉之。遠大在前。努力自愛。萬里貽書。不作一世俗相慰語。不敢以世俗之人。待吾漢槎故也。他日者。策蹇歸來。非復吳下阿蒙。弟為漢槎慶。即為世道慶矣。毋辜吾望也。

南華釋名

金人瑞

南華何以名華實不可說也云何實不可說本無實可說也云何本無實可說得說即非實也且也既已實矣又何說與且也欲以說說實而說本不實今以不實之說而說於實可乎且也甚欲說實而都不知實則何在也謂實又別在此非實也說實則必云實現見在此夫實現見在此吾則知之非衆人之所及也今欲衆人的知實乃現見在此則非起大權道必無由且也實現見在此知之固難若夫知之而祈到之則尤難也且也衆人未知有實則不得已告之曰實若真知有實又真到於實當是時又詎真有實又詎真名實哉且也此固實也而衆人惘然莫知其為實是誠大錯乃此固無有實也而吾嗷嗷然必號之曰實又豈非大錯是故經置實而言華華者非他即是實之所開敷也華者無他至於廢落則仍實也問有未開敷為華之實耶有未廢落為實之華耶曰無之何故無之如有未開敷為華之實則是實在華前如有未廢落為實之華有是實在華後則是華時遂無實也若華時無實則必華自華實自實離實乃則華離華乃有實則必華本非實夫華本非實則實與華且無與然則何云開敷時為華廢落時為實夫開敷時為華者從未有未開敷之時者也廢落時為實者終無有既廢落之時者也自古如是開敷終竟亦如是開敷今日現見

果如是開數。自古早已廢落。終竟已不煩重有廢落。今日現見本是廢落。曰今現見廢落。何得今日又現見開數。此則有二。一者衆人但見開數。未見廢落。故且順情亦云開數。二者今雖本無開數。後亦更無廢落。然而今則無奈開數。後則必歸廢落。直待廢落。此開數方復開數。此廢落則雖今日明明眼見廢落。且不得不口說開數。說開數者。所以供廢落云爾。

南華字製

字非天墜地湧。其製起於蒼頡。字文從𡧛從孳者。言從聖人𡧛心中展轉孳化而出也。自仲尼既沒以來。其學都絕。漢儒許慎雖有說文十四篇。然心不知其事。僅乃就其膚廓。杪撥成部。形似略近。並就羅鋒閒常取而觀之。世人曉者。彼亦稍通。若我不知。彼便缺然矣。因思書之為學。列在六藝。七十二子並所通達。豈非論道之金匙。登聖之寶筏。胡可徐氏兄弟。匠意豐滿。王家父子。隨手說詐。沿習既久。都忘本旨。脫有能言之者。則一國之人皆狂。反以不狂者為怪。彌日擗心。竟夜啼泣。聖人不作。便成異國。心煩體熱。終竟何補。故前歲長夏。欲就舍下後堂開局建標。延諸道士。並共論撰。述為童壽六書。大都一百卷。而遲延兩月。竟亦中輟。所以然者。行年四十。心血雖竭。思勉著書。尚不敢愛。獨是日夜吃吃。竊髮為之盡白。而其書已成。便遭痛毀。不惟

無人能讀乃至反生一障是為無救於上聖而反有累於後來也今年二三學者請以夏九十日解衣露頂快說漆園遺書於誼莫辭竟受斯託話言既多詮釋略具存之未全棄之可惜則命兒子釋弓掌而記之別題為南華字製一卷此則莊氏一家之經用並非倉帝字海之備攬同學傳寫藏而讀之不可以之示人何則錦心繡口世豈真有其人哉設真遇之是彼其人必能多方購索乃至判命相要募賊來竊審若如是是真此人然後可與觀之如或不爾即是成群而生成群而死之徒彼不能益我書我書亦不能益彼一概與觀謂之大枉欲速流行反成陷害故須鄭重如受詛盟也

序離騷經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憂患之書也周易非以昭代立名周其體也易其用也亦可云周其用易其體也約法而論周以常住為義易以變易為義雙約人法則周乃聖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變易大千本無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謂也聖人獨能以憂患之心周之塵塵剎剎無不普徧又復塵塵周於剎剎剎剎周於塵塵然後世界自見其易聖人時得其常故云周易漆園氏以莊著姓而自錫嘉名曰周即此義也若約夏殷二氏以迄於周則夏之為言大也殷身見也身見不

破。不名為大般之為言中也。斷命根也。現在為命。過去為根。周監於二代。言其無不備也。周本西國。而化行於南。即坤卦西南方也。坤卦刹刹變易。塵塵具足。則周仍約法之字。而人亦其中。故言周必言易。言易必言周。猶離體則無用。離用則無體也。昔夏之世。書曰連山。殷之世。書曰歸藏。讀連讀山。談歸談藏。其中並不談周易。故不得言連山易歸藏易也。周易如主將。連山歸藏如兩副將。不認得兩副將。則正將認不清楚。故連山歸藏。正是搜根剔斷。除去了連山歸藏。便通體是周。通體是易矣。周易全是聖人一種憂患之心。迫而成書。後惟屈子離騷。深得其旨。故離騷居首。篇亦得名經。準之華嚴四無礙。周易理無礙之書也。書春秋事無礙。事事無礙之書。詩及論語理事無礙之書也。故論語必叩其兩端云云。

國學扶輪社印